解放日報

社址：延安　第一四九八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中華民國卅四年六月二十日　夏曆乙酉年五月十一日（五月十三日夏至　五月廿八日小暑）

聲明作廢

茲有民字二號七一一六三號壳槍證，不愼遺失，除呈報上級外，特此聲明作廢。

難民工廠啓

尋人

白煥廷（舊名龍岡，又名白雷鳴，白鍵章。現年二十六歲，陝甘寧邊區淸澗人）：見報望卽來信。有人知道他在那裏，亦請函告爲感。來信寄延安晉綏邊區辦事處白如冰收。

尋人啓事

吳山（原名吳補喜，奶名喜全）。家住陝甘寧邊區綏德張林坪區吳家渠。兄：久未通信，家中老少甚爲懸念，見報後望卽來信。有人知其通訊地址者，亦請來信告知。通訊處陝甘寧邊區綏德縣政府收發處轉。

弟吳補登啓

尋驢

本月十三日下午在城內跑失黑色叫驢一頭，七八歲口，未背鞍架，有籠頭及繮繩，至今不知下落，如有拾得或知其下落者，請通知敝社認領，當致酬謝。

南關榮譽軍人合作社

冀中我軍解放深澤
新安鎭亦爲我攻克

【新華社晉察冀十八日急電】冀中深澤縣城及其全境已於六日爲我軍解放。至此冀中解放區已控制有九個完整縣。自五月廿六日起，我冀中七分區主力一部開始向深澤進攻，於廿九日將深澤至晉縣線上之敵寇據點拔除後，卽集中力量圍困縣城，守敵企圖突圍，遭我阻擊未逞。本月六日拂曉我軍強攻入城，敗敵逐路潰竄，我正追擊中。

【新華社晉察冀十七日電】冀中九分區主力一部，於五月廿八日攻克白洋淀西岸之新安鎭，生俘敵僞二百餘，長短槍百餘支。按新安鎭爲安新縣屬大鎭，是冀中有名的漁業市場。

昆明五敎授
痛斥官僚資本的罪惡
敗壞軍隊，摧殘工業，腐化行政，壟斷民生，操縱國家。物價每月上漲百分之五十，惡性膨脹已達末期。不剷毀這種封建的托拉斯的統治，必將釀成流血的革命。

【本報訊】西南聯大敎授戴世光、伍啓元、鮑覺民、楊西孟、費孝通五人於五月廿、廿一兩日在大公報，發表『現階段的物價及經濟問題』一文，針對着國民黨統治區目前經濟危機的空前嚴重，指斥國民黨政府財政經濟政策的錯誤及官僚資本危害抗戰摧殘民生的罪惡。文內稱：近幾年來由於國民黨政府財政經濟政策有『重大失當的措施』，致使我國的戰時經濟發生了嚴重危機，其影響一直達到『敗壞了作戰的軍隊，降低了工業的生產，腐化了行政的機構，並引起了政治的糾紛』，而造成這種惡果的主要因素就是『既得利益』集團（按：指官僚資本集團而言）的形成，及『既得利益』集團對財政經濟政策的影響與控制。』

關於戰時經濟嚴重惡化的趨勢所給予工業生產及政治團結的惡劣影響，該文所論頗爲透闢。它指出：劇烈的通貨膨脹與物價變動在三個方面影響着破壞工業生產：第一、『在高度通貨膨脹之下，工業利潤不如商業利潤，正當商業的利潤又不如投機買賣的利潤。結果工商業的活動和資金的運用就趨於投機。……這自然使工業生產減退。』第二、『由於通貨膨脹所引起的財富重分配，社會的購買力有很大一部份集中於少數富裕階級的手中，而一般人的實際購買力卻日益低落。』因而縮小了工業品的市場。第三、『富裕階級既常擁有不斷增漲的龐大資金，他們投機的方向對各種物品價格上漲的相對速度有決定的作用。近數年來由於投機的方向從側重工業製品轉至糧食及原料等方面。結果工業品價格上漲的速度大體不如原料價格與製造成本上漲速度之大。』這自然影響工業生產。』其次，在政治方面，幾年來由於『財政經濟政策失當，產生種種惡果，致使人民對於政治漸感不安，日益喪失以往的信念，因而增加政治的糾紛，演成今日不易團結的局勢。今日的團結固然由於各方對於政治意見的紛歧，但從實際上看，這種貧富懸殊，苦樂異趨等經濟變動不能說沒有密切的關係。』

關於國民黨政府財政經濟政策的錯誤的具體表現，該文中很鋒利的寫道：『舉其犖犖大者，如抗戰已將近八年，富裕階級始終沒有負担其應負的戰費，且時時利用其特殊地位，乘機侵漁聚斂，以積累其私人資產。再如因浴血抗戰才能借得的貴金與外匯，在收縮通貨與經濟建設的名義下，被他們以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一以下的代價購入私人之手；而且黃金提價時有走漏消息的情事。又如現在推行的大戶獻金運動，不但數額過小，且因辦法不佳，有失大戶捐獻的原意，許多大戶的負担終將轉嫁到一般中下層身上。又如外匯管制在名義上已經實施了七年，但至今還沒有把富裕階級大量的外幣資產收歸國有，反而把國家的外匯以低價轉售與私人。再如去年年底公佈的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幾分着眼於將來經濟建設之表面的實效，而忽略了它是與民生主義中節制私人資本及發展國家資本的基本原則相背馳。』同時還指出：『這些現象若不從「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影響到國家財政經濟政策的事實來解釋，便無法得到說明。』

但是，官僚資本禍國殃民的罪惡還不止此。該文接着說：『「既得利益」集團羽翼豐滿之後，不但更避免負担戰費，而且還想盡種種方法促使物價加速上漲，藉以增加他們的財富；這樣通貨反在被動的情形下不得不繼續地大量增加。於是弄得物價更急遽地上漲，而他們的勢力更爲加大。這樣彼此相互影響，就形成了一種惡性的循環。』單就物價上漲的情形來看，『近四個月來物價上漲的速度遠超過以往八年來任何時期。從抗戰開始到二十九年六月，物價指數每月上漲率（按複利法計）初時爲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以後增至百分三至百分之六，最後到了百分之八。從二十九年七月至三十一年底，每月上漲率約爲百分之九。卅二年一月至三十三年五月，每月上漲率更超過百分之十。從三十三年六月到年底，由於國內戰爭的緊張。人心惶惑。富有資產的人們願保存現款或購買黃金外匯，不願保持笨重的貨物，結果物價總趨停滯。今春以來，戰局大體穩定後，物價即行驟漲。一月至四月後方各重要城市的物價約上漲三倍至七倍，平均每月的上漲率竟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這表示通貨膨脹已達到惡性膨脹的末期。』

關於官僚資本的實質及其對我國經濟政治發展的影響，該文中所講的途徑雖不免隱晦，但大體上是不錯的。文中說：『我國這些新興的資產者（按：指官僚資本）決不能與西洋十九世紀的資本家相提並論。因爲他們在過去幾年間只是促使通貨膨脹，投機漁利，實行掠奪同胞的財富。……他們對工業生產毫無貢獻。』並且他們『大都是承襲着封建殘餘勢力，橫歛剝奪社會財富而來。他們今日竭力壟斷市場，排除競爭，戰後將挾其龐大的資力與地勢，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其他貧苦人民更無法與他們競爭。』這是把封建的統制與資本主義成熟後的托拉斯統制緊密結合不留餘縫。在這種私人的經濟統制下，既缺乏自由競爭，又無從實行眞正的計劃經濟。而且根據過去經驗，他們會把一部分或大部分的資金存於國外。這樣則我國戰後工業化的進展將受到甚大的阻礙，而且一般人民將繼續遭受經濟的壓迫。』因此，倘僅看到官僚資本對經濟發展的破壞作用是不夠的，還必須進一步認識到：『它將影響甚至決定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政治發展的形態。』

由此，該文作出結論稱：『目前這個集團的利益橫梗於一切改革之前，使任何改革的要求及推進均受其阻礙。「既得利益」集團一日繼續存在，則我國的經濟惡化的趨勢便無法遏止。』同時又指出：『從現階段的經濟情勢看來，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並解放一般人民經濟壓迫的一種革命式的社會經濟變革，是不能避免的。』因此該文中主張『趕快採取必要的措施「剷毀」「既得利益」集團，否則將會釀成「流血的革命」』。

關於這個問題，經濟學者許滌新於五月廿七日在新華日報發表的文章中，也着重的談論到。他明確的指出五敎授所謂『既得利益』集團，『卽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在本質上是一種高級的買辦資本，但同時它又充滿了封建性，因爲它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官僚資本的主體都是在政治上有特殊條件的大官僚。他們在政治經濟上替列強作代理人，而同時，又未曾放棄其商資本主義的超經濟的活動。因之，他們並不是通貨膨脹的結果，但通貨膨脹卻加速地膨脹了它們。這個集團不僅植根於經濟的領域中，而且植根於政治的領域中。』因此，如果不以『政治之徹底民主化爲前提』，則欲『剷毀』這個集團是不可能的。並且如果沒有這個前提，那麼某些人爲了消除官僚資本而主張『把後方的國營物資及重要廠礦與交通工具收歸國家支配的提議，只有更便利於他們的作惡爲非，只有使物資的生產與供應更加困難，只有使物價騰漲得更快更兇猛了。』

魯中沂山區
羣衆萬人積極剿蝗
濱海軍民節約救濟諸膠新解放區春荒

【新華社山東十六日電】魯中訊：沂山區人民正緊張的開展了捕蝗鬥爭。三月初，在臨朐、莒沂邊、安邱交界處，發現大批的蝻蟲，有些山上的苗，都吃光了，麥子也吃了七八成。自四月初開始，各地羣衆卽在縣區幹部領導下進入捕蝗鬥爭。五月中旬，安邱全縣百十幹部都直接到各村去動員領導，只郞山一區每天就捕到廿石蝻蟲。在半月當中第一批已大部消滅，第二批消滅五分之三，第三批還沒下山，有的已開始往下走，第四五六批蝻蟲續生出。沂山專署最近又在三縣交界處成立滅蝗指揮部，統一領導，由安邱指揮部負責指揮，其他幹部分別担任偵察情況、宣傳動員、戰鬥指揮，準備半月以內全部徹底消滅。發生蝗蟲地方，先由山則往兩邊趕，到平原地區實行包圍殲滅。目前參加捕蝗的，已有一萬多人。沂山專署並規定對赤貧的農民，每天幫助半斤糧食，對捕蝗積極的實行獎勵。

【新華社山東十五日電】濱海訊：新解放不及四個月的膠縣北區，由於過去敵僞數年的殘酷統治壓榨，今年春荒非常嚴重。許多羣衆每天僅以樹皮野菜充飢，有的沒柴火燒，只好拆房子。該地自解放後，民主政府即着手救濟工作，動員全縣發動一把地瓜乾的救濟運動，這運動不久便發展成爲黨政軍民的全面捐助與節約運動，只濱海支隊卽節約捐助四千餘斤糧食，廿七團也捐了千餘斤，爲節約民力，部隊並親自將捐助之糧食送往災區。工商管理局亦捐助六百餘斤。在這樣的救濟運動下，四十多個村莊渡過了春荒。現在民主政府正設法幫助羣衆，恢復生產，開展紡織運動。

魯中費東、章邱民兵
佈置地雷陣保衛麥收

【新華社山東十八日電】魯中訊：費東朱滿區民兵，武裝保衛麥收，展開地雷戰，封鎖朱滿敵據點。五月廿八日，卅多敵人前來搶刼，剛到西山就踏響了地雷，兩個漢奸炸成肉醬，民兵趁機搶上山頭，一個排槍打傷兩個敵人，把敵人逼回據點。第二天晚上民兵又來據點附近埋上許多石雷和鐵雷，上面插上小旗寫着：『小心地雷』等字，早上敵人未出發時，先派人到外面試探着拔旗子，第一桿旗子還沒拔出，地雷就放出了火花，把漢奸打到天上去。漢奸們跑回據點去說：『八路軍的法子眞厲害，一步一個地雷，以後咱可不敢出去了。』

【又訊】章邱縣武委會，爲保衛羣衆生產，派爆炸手李玉泉同志到孫村據點附近領導當地民兵埋設地雷，封鎖敵人。上月十三日李玉泉同志帶了大槍到距據點半里路的地方襲擊，打了四槍，並擲去一個手榴彈，敵人馬上派出一百多人出來追擊，李玉泉同志將敵人誘入地雷區，當卽炸斃敵兵一人，炸傷敵兵一人，僞軍兩名，敵人不敢再前進，拖着死屍回據點。路上又踏響了三個地雷，炸死五個漢奸，敵人連死屍也不顧，便逃回據點。這一次爆炸，弄得敵人膽戰心驚，再也不敢出來搶掠。

垣曲東北
我軍收復同善鎭

【新華社太岳十八日電】我軍已於七日下午收復敵僞在垣曲的大據點之一同善鎭。該鎭位於垣曲東北五十里，是敵人掩護絳（縣）垣（曲）公路的外圍據點，和歷年來敵寇『掃蕩』太岳區中部地區的重要基地。今年春季攻勢中，我曾數度逼襲該鎭，並將絳（縣）垣（曲）公路東部敵僞先後擠淸後，該鎭卽陷入我包圍。本月七日我某部又以機敏行動猛襲該鎭，敵不支撤退，逃向垣曲西北三十里的王茅鎭。這一淪陷敵手已達五年之大鎭，遂爲我軍光復。

失敗主義的情緒蔓延着
上海日人縱情享樂

【本報訊】五月六日大美晚報載上海日人情況一文如下：據最近從上海來的人說，在上海的日本人，當他們還可能時，現在正儘量花錢渡着縱慾的生活以獲得快樂。他說，在上海沒有一個人，卽使日本人自己，還希望敵人再久地控制這個城市。結果是上海的日本人儘迅速地花費他們的錢，一則因爲當盟軍收復這個城市時錢將無用；二則因爲他們感覺到失敗已經注定了。這樣產生了酒店、賣淫和歌舞的生意興隆，雖然後者由於嚴格實施半夜禁用燈火而相當地被阻礙。

上海城內中國居民是在可憐的處境中，許多人依靠少量的碎糧生活着。還有些米，但價格非大部人民所能購得起的。民政機關中的日本職員付給很少的薪水，他們從每一個機會搶刼中國人來補其不足，結果是日本人刼奪從食物、珠寶以至婦女，差不多是每一樣東西。這城內的食物情形並不像經常報導的那樣壞，但中國人只得到渣滓，而即使這些渣滓的價格亦高得購不起。

鐵路旅行非常困難，由於美機轟炸而遭受的車頭車廂的損失，使車行次數減到最小限度。鐵路上的職員全是日本人，他們中大部份人由勒索中國人民而致富，中國人在付了車票的全部票價後，還須付給大宗額外的錢才能乘上火車。火車幾乎是全在夜間行駛的。

上海的這些德國人，幾月來卽被日本人以公開的懷疑對待着。全部德國人已經清理了他們的商業而購買黃金。

據這個人說，美機對上海的轟炸顯著地有效。水電廠、及工廠及其他目標遭受重大的損傷，這種阻礙了日本人的軍事努力，但也使中國人民遭到困難。他說，由於水力的破壞，使水極端缺少，中國人半夜起來排着隊等待幾個鐘頭來買一桶水，是普通的事。

不管日寇和僞軍的繼續『討伐』，上海城周圍十哩以內中國的游擊隊活動着。失敗主義的情緒在日本人中蔓延，他們幾乎整天恐懼美軍登陸。當這個新近的離開者離開上海時，上海的日本衛戍兵是少的，但相信後來已被加强。船運缺乏，許多小的漁船轉爲砲艦，這是由於眞正作戰艦船缺乏的緣故。

杜魯門飛舊金山

【合衆社華盛頓十九日電】杜魯門今日由華盛頓作其首次長途旅行，飛往舊金山向聯合國會議演講。美國總統在國境內飛行，杜魯門還是第一個。

紅星報稱
盟軍可能登陸日本本土
杜立特安諾德都强調將加强對敵轟炸

【美新聞處紐約十五日電】據莫斯科電台廣播：蘇聯陸軍紅星報上所發的太平洋戰爭一文說：在日本沿海登陸實有可能。當大部英美聯軍於歐陸作戰時，還能獲得相當勝利；而當時從事於太平洋作戰的軍隊、爲數很少，處此情況下，盟軍仍能不斷從事攻勢作戰。現在歐戰結束，盟軍東調，美軍加强，日本不但不能堅守戰時初期所奪取的富庶區域，甚至日本本土也將不保。菲律賓戰爭業已勝利結束，琉球、沖繩二島已入盟方掌握；美軍基地更近日本，今後日本本土與朝鮮、台灣將遭受威脅，沖繩島成爲空軍基地後，盟軍可以運用比超級堡壘較小的轟炸機參加戰鬥，加强對日轟炸。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十七日電】杜立特中將今夜在此間演說：七月一日以後，落在日本目標上的炸彈，會兩倍於目前的比例。他說：『我們第八航空隊，因有人，有飛機，和歐洲作戰經驗，且我們會很快得到必須的飛機，以便全力進行戰爭』。『我們將繼續使日本人不可能製造戰爭武器，兵器』。這意思就是說，與作戰的我們將盡快使戰爭結束，減少盟國生命的犧牲。

【合衆社馬尼拉十八日電】安諾德今在記者招待會中說：我們今後將於明年向日本投二一〇萬噸炸彈，爲在德境所投的三倍，但日本本土的目標僅及德國十分之一，倘此戰爭延到一九四六年底，那時日本本土將一點不剩了。

【中央社馬尼拉十六日電】美增兩部隊總司令史迪威將軍，本日重申他多年來所持的一項理論，卽必須在亞洲大陸上擊敗日本，且預料他們將在亞洲大陸上作戰到底。史氏說：歐洲和遠東的作戰，並無根本上的差異，歐洲軍隊調來遠東的工作，可能比一般預料的快些。又說軍隊調來遠東後，作戰的根本原則無須改變。

【路透社悉尼十七日電】澳財長說：一部份專家曾估計對日戰爭，將於歐戰結束後十八個月內

蘇聯最高法院開庭
審判奧庫里基等十六人
被告大多服罪，供認在波蘭流亡『政府』指示下，參加非法組織。

【塔斯社莫斯科十八日電】蘇聯最高法院軍事裁判所開會，審判奧庫里基、揚科夫斯基、班·若絲科維茲等共十六人的案件。這些人被控爲在波蘭流亡『政府』後方、在白俄羅斯與烏克蘭西部區域，及在立陶宛，對蘇軍進行破壞工作的組織者、領導者與參加者。除了一人因病未能出庭之外，其他被告全體出庭。法庭承認他沒有出庭的理由是正當的。裁判長宣佈：代表控告與奧庫里基等人的是紅軍檢查長、司法少將阿芬納斯也夫與二級國家司法參議。給被告辯護的有：布拉夫德、尼羅斯基、尼洛維多夫、卡特拉契也夫、納悲厥茲、布利瓦羅等律師。審判奧庫里基等人案件的法庭，是由下列諸人組成的：蘇聯最高法院軍事裁判所所長司法中將烏爾里赤、法庭人員司法少將、尼斯蒂夫司法中將，法庭後補人員司法上校。被告與奧庫里基要求召集更多證人，但法庭裁決此問題在法庭調查過程中決定。嗣後卽宣讀起訴狀。

【路透社莫斯科十八日電】蘇聯檢察官今日在審判前波蘭『國內軍』指揮官與奧庫里基少將及另外十五位波蘭人的審判案開庭時，起訴書宣佈說：一切被告已供認奉倫敦波蘭『政府』的指示，參加非法的組織。並說：奧庫里基曾命令將誹謗的捏造的情報送達倫敦波蘭『政府』轉英國政府，以便從英國獲得更積極的援助。除『一個人以外，一切被告俱已全部地或部份地服罪。審判案適在來此討論擴大波蘭臨時政府的三部波蘭人舉行第二次會議時開過。

前總直屬隊
佈置防旱備荒

【新華社太行十九日電】前總直屬隊於本月一日，召集各單位負責幹部會議，討論佈置防旱備荒工作，並親臨主持。會中除檢討對於防旱備荒的各種不正確思想外，並決定卽日起，各單位立卽進行下列工作：（一）對各生產地點，進行檢查，補種雜糧；（二）發動休夥、豆類、和菜蔬等，切實保存；（三）加强私人生產，嚴格管理制度，節約糧食，實行二八分紅制，每天按人數領種下米，由公家保存以備荒時補助個人用費；（四）提倡私人儲蓄，至少再種十棵南瓜；（五）宣傳與推動駐地羣衆進行防旱備荒，羣衆挑水下種，防範特務漢奸造謠破壞。

【新華社太岳十七日電】王屋去秋蝗災嚴重，秋禾種三次吃三次，政府號召大量種油菜，二區曾發出菜籽五百餘斤，全區播種在千畝以上，每戶播一畝、三畝、五畝不等。去年七八月吃了很多油菜苗，秋後又刨了大量油菜根，當作糧食，一直吃至今春。到今年全村收成又很大，一般產量，每畝最少在二大斗（每斗三十斤）以上。姬家圪塔蕭乃明一畝地打了一石一斗，約三百三十斤。一般產量如此，黑淳居端一畝產三斗，可煎油二十一斤，每斤八十元，值洋一千六百八十元，可買二官石麥子，這樣比種麥合算。同時油菜不怕蝗蟲吃，也誤不了種秋莊稼。統計全區產量最少在六萬斤以上。蕭乃明戶收了一千三百斤，現家家戶戶都有油吃，準備進一步推廣播種。

膠東各地敵寇
陰謀破壞我民兵組織

【新華社山東十六日電】膠東訊：敵自[illegible]以來，對我民兵破壞手段[illegible]：（一）[illegible]，和落後的會門關係，打入我民兵組織，[illegible]。如[illegible]後大[illegible]村幹部，[illegible]；（二）對我民兵包圍，[illegible]，結果被我識破。如[illegible]：『[illegible]我軍[illegible]地雷，[illegible]』[illegible]，炸死老百姓，炸傷[illegible]民兵[illegible]。[illegible]專打民兵，[illegible]在西門[illegible]，[illegible]以小部隊向我民兵偷襲，[illegible]化裝[illegible]民兵[illegible]；（三）[illegible]在縣城[illegible]化裝[illegible]，企圖[illegible]捉去村民兵十四人。

日人解放聯盟兩盟員
在太行對敵鬥爭中犧牲

【新華社太行十九日電】日人解放聯盟太行支部砂原利男、住野尺七兩同志，於上月底，配合我軍政治攻勢，同赴漳河口敵據點進行喊話，因敵由碉堡內開槍射擊，彈中砂原胸部，頓時血流如注，但砂原同志堅持不下火線，仍與住野同志冒着敵人的猛烈的火力繼續喊話，堅決完成任務。撤後兩人不治，均被彈中要害，英勇犧牲，無限悲痛。太行區各界決定於本月廿八日舉行隆重追悼大會。按砂原同志，現年廿三歲，日本三重縣人，於一九四〇年被征入伍，去年八月爲我解放，今年參加解放聯盟。住野同志，現年廿五歲，日本岩手縣人，於去年自動向我投誠。

糾正幾種不正確的看法

賀光華

「防旱備荒」是我們目前黨政民的首要工作，但在子長縣的幹部和群衆中，存在着幾種極不正確的看法，這幾種思想，如不即時糾正，對我們的「防旱備荒」工作，會有着很大的妨礙，茲將其幾種類型分別介紹於後：

第一種看法：「雖說夏田完了，跌下了半個年成，但秋田還早，就是五六月下了飽雨還有辦法，怎也不怎！」這是一種錯誤的樂觀主義的思想；和這相對的，同樣是錯誤的看法：「不得了！跌下年成沒有辦法，只有等死。」這是錯誤的悲觀主義的思想，是工作上無能的、消極的表現。

第二種看法：「要群衆節衣縮食，寧可存壞的不存好的，因爲跌下年成世事亂了，存下壞的自己還可吃些；存下好的怕公家要去，自己吃不成。」這種錯誤的說法，表現出這一部份幹部、群衆的認識太差，沒有認識到我們的黨和政府，是與群衆分不開的，群衆苦的時候，我們的黨政軍同樣也苦，也只有群衆生活好了，我們的生活才能夠好；產生這種錯誤，是從狹隘觀點來看我們的社會，不懂進步的黨，和進步的政府。

第三種說法：「群衆中還有一部份公款和代耕糧沒收起，要動員備荒就全丟了，要不就待收起了再動員備荒。」這種錯誤的說法，他們只想到部份的公款、代耕糧，而沒有想到，備荒很是有關廣大群衆生死的問題，同時將公私利益對立起來看的，認爲照顧了公家的利益，就照顧不了群衆的利益；照顧了群衆的利益，就照顧不了公家的利益。不知道公家和群衆是一致的，從公私兼顧的觀點上去處理問題。

第四種說法：「怕引起群衆的恐慌，不敢廣泛的動員群衆進行「防旱備荒」。」持這種說法的人，就不知道事實上荒年已成，不進行動員、不給群衆出主意、想辦法、進行準備，這樣群衆會更恐慌；也只有進行動員、給群衆出主意、想辦法，群衆有了準備，才不會恐慌。

第五種說法：「洋芋、南瓜澆的種不頂事，南瓜不結瓜，洋芋不結蛋。」這種說法，是一種消極怠工的思想，是沒有決心克服困難，而是向困難投降屈服的辦法。

因上述幾種說法與看法，在幹部、群衆中還是不少數，是我們開展「防旱備荒」運動中的障礙物；爲了「防旱備荒」的順利進行，我們一方面要在幹部、群衆中進行宣傳教育，揭穿這幾種錯誤的說法和看法，另一方面，我們應在幹部、群衆中，發現模範例子加以表揚和獎勵。

慶陽高迎區部份群衆 乘嫩割倒苜蓿 晒乾作備荒用

【本報隴東十八日電】在防旱備荒中發動群衆採集保存苜蓿，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隴東各地過去曾種植有不少苜蓿，如果乘嫩割下晒乾後碾碎磨成苜蓿粉是一種很好的糧食代用品。慶陽許多有經驗的農戶都記得他們在民國十八年及光緒廿七年荒年時是靠了這種食品渡過的，直到最近幾年群衆雖過着豐衣足食的生活，赤城區七鄉還有部份群衆依然注意保存這種乾苜蓿以備荒年。現在慶陽高迎區某些群衆又開始採用這種辦法。如七鄉打虎邊王托，他的四畝苜蓿已經完全割倒晒乾，楊家四嘴楊得海也把成捆的新苜蓿晒了保存。在平時這些苜蓿是割去喂牲畜的，而現在他們是把牲畜放到山野吃野草，而把苜蓿作爲珍貴的備荒之用。據悉此種苜蓿在未晒前若怕着雨，如不着雨晒乾後保存數年仍成綠色，且味道很好。

慶市居民大會上 李俊才宣佈家庭備荒計劃

高迎區賀區長講述自己家庭在民國十七年未注意備荒，結果從財東變爲佃戶的實例來教育大家。

【本報隴東訊】慶陽市政府於八日夕召開全市居民戶長員群衆備荒大會，此次到會五百餘人，縣級黨政負責同志及市府幹部首先更深入的說明了防旱備荒的重要，並針對本市部份群衆依然大吃大喝、閒遊浪蕩，對災荒毫無警惕的現象，把曾經歷過幾個荒年的老漢李俊才宣佈了他的家庭備荒計劃。在節約與備荒方面，他決定全家除參加農業生產的五個人外，其他不做重活的由每日三餐改爲兩餐，並不准小孩亂拿乾饃，今後多採集把草及其他可吃的野菜和苜蓿吃以節省糧食。以前的麥麵只磨五次，今後要磨七次。家中現有五條驢、四頭牛，過去每天每個牲口喂一升料，今後要減少一半，如不生產時，並可全部不喂料。此外他計劃將家中七個媳婦的首飾銀器集中起來賣掉買成糧食，並計劃買一條老牛喂起來，將來殺掉將肉晒乾磨成麵以備荒年，還準備秋後採集酸棗、杜梨等做成炒麵。在生產方面他決定將溝渠修好，一畝水地種瓜、菜，現有的一六〇畝麥子，麥收後以八十畝種小日月，秋莊稼。家中現有八把紡車，自己還存有百餘斤棉花，今後加緊紡織，解決全家穿衣問題，以節省糧食。這個計劃宣佈後，與會群衆並紛紛議論備荒問題，和種種計劃和辦法。

高迎區鴨浴灣的備荒委員會上，開始亦有部份群衆對這個問題漠不關心，區長賀玉珍同志便以自己切身經歷來教育大家。他說民國十七年秋田沒收成，那時候我家裏有兩頃地，全家二十八口人，除了自己夏田打的十六石麥子外，又買了十四石糧存起來，全家每天要吃一斗二升麥子，算起來可吃到第二年五月接上新麥子下來，因而覺得即令秋田沒收也不要緊，明年麥子總可以收，故在吃食及各方面都沒有注意節省，誰知民國十八年麥子一顆也未收，五月全家便沒有一顆糧食，無法便當地賣了一塊地，一百元一斗麥子，一石買了麥子，只吃了不久就完了，八斗麥子，借了又借，沒法借了，不能支持，只好到秋田裏，依然拔秋苗吃。他經過這年原來是個財東，荒年後，便一年不如一年，現在便成了個佃戶。這個具體的實例，刺激了到會的群衆，開頭有些對災荒沒有認識的人，也注意起來，會後供民、張生便馬上派了兩個娃娃到地裏去挖苦菜，張和兒等已開始在吃糧上進行節約，採集苜蓿和飯吃。

志丹一區群衆 對災荒認識增強

市集上賣糧的很少，而賣豬的卻增多。六鄉等開始吃苦菜合飯和半米半糠的饃。

【本報志丹訊】一區防旱備荒工作已作出初步總結。按本縣黨政幹部自五月二十三日參加橋兒上村莊子會後，即以區會、鄉會，並普遍召開幹部會、支部會、自然村會、莊子會及個別的家庭會等。總計半個月內，宣傳主要依靠老年人，並向他們學取宣傳方法（詳情從略）。群衆對旱災有高度的認識是半月來工作的成功之處。市集賣糧的很少了，而賣豬的卻很多，只六鄉就出賣大小豬四十二口，估計每月可省糧及粗糧一石三、四斗，賣豬所得可折合小米百五十餘石。所餘的一些豬，大部都停止喂糧了。群衆吃苦菜合飯或半米半糠的饃，在六、五鄉、一鄉均已開始做。小型水利個別的在計劃做。一鄉自動員後增種南瓜近五千窩。對防旱備荒工作認識不夠的，經過說服解釋，大致均有了進步。特別是群衆中能自發的糾正不正確的想法，如有人說存下糧，到時還不被人家搶去吃掉，許多人即反駁說：這不是舊社會，新社會「世亂法不亂」的。有些二流子認爲咱政府不會叫人餓着，別人就反對說，不好好生產的人餓死也沒人管。有的人憑主觀估計年成，「今年『鴨兒子成窩』，『爬牛也不少』，『天氣不熱』」，這些都不是荒年的徵兆，別人就以眼前事實和他們辯論。總信政府一切主張的人自然對防旱備荒工作毫不遲疑，他們勸別人說不聽政府的話一定會吃虧。半月來工作還須改進的是：對二流子和沒有經驗的人要抓緊、定計劃、並檢查他們的生活。婦女會開的少，飯食節省方面做得還差。（李興榮）

【本報志丹訊】警衛隊平素每禮拜開客飯至少十二三人，多則二三十人，自製定只准招待家屬及本單位人員之客飯制度後，最近每禮拜僅三五人，省糧不少。隊員們已給家裏寫了注意備荒的信。總部的莊稼已都種上。燈油、被服、磨麥等節約方面均有成績。（邊守中）

延川城市區六鄉 增建廁所 肥田二百餘垧

【本報延川訊】城市區六鄉，二百七十四戶居民，在去年以前，只有一百五個廁所，有一半以上人家不安廁所，如楊家、董家窯住有十多戶人家不安一個廁所；但兩年來經過政府的推動，該鄉現已新安廁所七十二個。如楊家窯韓延慶一家，新安了兩個廁所，一年可增加五十袋肥料，則全鄉可增加一千四百四十袋肥料，可上地二百八十八垧，增產食糧八十六石。下面則是人糞增產食糧的一個說明例子：去年趙家溝趙光全同劉文生，在同一個地界上種地，趙種一垧，上人糞拌土六袋，收玉米一石二斗四升；而劉種兩垧玉米，上牲畜糞十三袋，只收玉米八斗。共產量相差在二倍以上。（彭一民）

延縣川口區合作社 儲糧購籽配合備荒

【本報延縣訊】川口區合作社自三月整頓以來，在群衆中建立了很大威信。最近爲了配合防旱備荒，正在儲糧、購籽，準備將來進行調劑。合作社內部亦已精簡，將原有十人減去四人，剩下一頭牲口也準備賣掉，伙食由每天兩頓麵、一頓米改爲每天乾飯、錢錢飯、米湯各一頓，並發動工作人員種雜田六垧。（章伯森）

迅速反映落雨情形

各地通訊員同志：

近來延河水漲，部份地區落雨，爲使全邊區人民所日夜關心的落雨情形得以迅速反映，我們希望你們以各種最迅速的方法（快信、專人傳遞、電話）把下列情形及時告訴報社。

（一）當地氣候，受雨面積，時間，深淺……等

（二）群衆落雨後的反映。

（三）落雨後，領導機關如何佈置工作。

通訊採訪部

◀代郵▶

新中國工廠女工 學習興趣提高

【本報訊】新中國工廠的女工們，已由怕學習轉到愛學習了。由於她們多是剛從農村出來不久的家庭婦女，工廠開始叫她們學習時，她們很不習慣，很害怕，大家都不學習，今天推到明天，明天又推到後天；在學習時間內，有的做針線，有的煮東西。後來經工會領導學習的同志們一再抓緊督促，她們才不得已拿起書本鉛筆來應付。以後模範家屬賀滿鳴同志利用晚飯後休工時間，和她們同在一起一面研究一面練習，在土地上劃、學寫她們自己和丈夫的名字，並許她們組織起來，互相幫助，互相推進。這樣不久她們對學習便有了興趣，在半個月

合水太白區劉宗裕同志 宣傳群衆進行耬種

【本報隴東訊】合水太白區區委書記劉宗裕同志，今年春耕中領導群衆改良播種方法，很有成績。過去太白區一帶的群衆播種方法完全是用溜籽或撒籽，這種方法因爲籽種是撒在地面上，所以雨水稍有欠缺就不易着苗，同時着苗後不稠就稀，收穫量上農民無形中吃了許多虧。劉宗裕同志因爲自己是合水西人，他們那裏完全用耬種，俗話說：「天旱三年不忘耬中籽」，用耬種過的好，耐旱、深淺一致，出苗出得齊整——劉宗裕同志在家裏做莊稼的時候親自體會過這種好處的，所以他去年領導區上幹部在機關農場裏試種了一年，以用耬播的籽種和溜籽或撒籽的禾苗比較，區政府的穀苗顯然與群衆的不同，後者則稠稀不一及瘦弱；群衆看到這種景象，自然要求改良播種方法。但太白一帶群衆都不會耬籽技術，這時候劉宗裕同志就親自到太白街上去幫助耬籽。他一面宣傳，一面教，很快的就有黃有發、任唐、任爲廉等十五家農戶都廢除溜籽而改用耬籽的辦法了。現在群衆自動購買的第一個耬已經出現在胡中鑫家。

學習改進了工作

——甘泉四區怎樣幫助和培養鄉村幹部——

【本報甘泉訊】今年本縣縣委宣傳部關於在職幹部學習，曾指示各區，主要的是學習業務，研究工作。根據最近檢查四區的學習收穫，幹部工作能力提高了，工作改進了。該區自三月廿六日整頓學習迄今五十多天，區鄉幹部就用了十六天的時間來集體學習研究工作（區鄉開五次以上的幹部會），主要討論和研究了縣區幹部下鄉，應如何幫助和培養鄉村幹部，如何調劑和組織勞力（參照解放日報『農村勞力缺乏』的文章），如何組織和整頓婦紡和領導群衆植棉（參照地委李書記『延屬分區春耕中的幾個問題』和『延屬分區春耕總結』），工作中心和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問題（根據劉志瑞同志在縣級幹部會上的報告和春耕總結）。在幫助和培養鄉村幹部的問題上，縣區幹部進行了檢討，認爲過去對此不是忽略，就是代替包辦。如該區一、二鄉的鄉長很好的領導春耕工作（二鄉長張志英經常趕集），縣區幹部就在那裏代替起來；自四月十二日縣區幹部會上討論了此問題後，使大家清楚的認識了縣區幹部下鄉的主要的是糾正下級幹部的錯誤、缺點，並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具體的給予幫助，如引導鄉村幹部研究工作等。此後縣區幹部對培養鄉村幹部是重視了。如區長張伯成到三鄉幫助工作，除特別幫助鄉上的幹部在會議上研究工作外，並親自帶領鄉長張應財、文書張鳳桂試作一個村的工作。首先是逐門逐戶檢查群衆婦紡、春耕中的困難，然後幫助研究如何解決。從此，鄉長和文書學會了這種深入各戶與群衆研究解決一些困難的辦法，在其他兩個村工作時也是如此作的。縣上幹部與區宣傳科長在四鄉幫助支部書記甄士英同志研究支部工作（領導、分工、工作中心、團結群衆、改造幹部等問題），並親自參加支部會，加強了對春耕工作的領導，幫助他們整頓小組，召開全鄉黨員大會，糾正了兩個幹部的錯誤，對工作領導的錯誤的幹部，揚了幾個黨員，從此黨的工作是加強了，黨員的情緒提高了。這同時又是一種培養和對鄉上幹部的具體幫助，提高了他們的工作能力。

過去區鄉幹部常分不開工作的緩急和輕重，但這次四區春耕工作中，幹部們研究出此次的每次下鄉都把這中心工作放在會上進行詳盡的研討。如三月初至四月十三日的中心工作是調劑和組織勞力，四月十三在勞力問題基本上解決後，即以組織領導群衆植棉爲中心；四月二十九植棉工作告結束後即以組織婦紡、衛生工作爲中心工作。而婦紡是經常的中心工作。如此則幹部力量才能夠集中，問題才能夠解決的迅速。幹部也更加重視了工作方法上，如每件工作先研究群衆是否需要和認識程度，然後再討論作的辦法。此次春耕一般的說，幹部都着重了從群衆內部啟發，從幹部和積極分子作起，再普遍的推及群衆。如植棉婦紡工作都是如此。但在四區的學習上，個別負責同志對宣傳科長幫助還不夠，今後確定區長應着重的領導大家研究工作；宣傳科長幫助大家學習政策和政府文件；其他同志幫助文盲幹部教字寫字等，這樣分工是對學習更有幫助的。（北萊、丁自生、傅永和）

注重學習研究業務 工作作風逐漸進步

——延市東區總結春耕——

【本報訊】在延市春耕總結會中一致認爲，東區因平時注意幹部學習，研究業務，所以半年來作風上有顯著進步，茲摘要報導如下：（一）對上級指示，過去是不考慮不研究，指示什麼作什麼，急於完成任務，工作忙亂，毫無頭緒，只是到處開會、傳達，做過去也很難總結；今年春耕在學習小組上，一再漫談，知道了工作要抓緊，擴展點，要有中心。如對東關鄉則要組織義務隊、黑龍溝婦紡、街上衛生；對東郊鄉則植樹和衛生，尹家溝變工隊和幹部親自試驗改造二流子張鴻賓。對東郊鄉則是緊急處理疾病和死亡；檢驗工作則是幫助到家溝的變工隊，進一步發展。這樣工作不再是靠上邊來推動了，經過自己的認識，計劃與配合，經常互相研究。（二）學習小組決定以每人不同的工作具體問題作爲各人業務學習的內容，要經常的反映情況提出問題，吃飯走路隨時扯談，在這樣學習的空氣裏，各人就自然的要常去檢查，注意新的情況和新的困難。東關街的植樹則是一棵棵檢查；對尹家溝變工隊和二流子張鴻賓的改造經常注意，因此工作日有進展。（三）關於開會，過去是『預先不準備，人到就開會』，如東關鄉和區政府在一起，區上開會有時就不預先通知，等人來了喊一聲，要討論什麼到會上才知道。現在則知道了要預先準備，如在召集各鄉討論春耕時，頭一天晚上學習組進行研究，對過去開會時各講一攤子的講一套，別人講時自己在想自己的，最後區上一講會就結束，會議成爲空洞的老一套。這次決定以中心幾個問題討論，並估計到東郊鄉提出工價大，米價小，有些人不關種地的困難，學習小組即首先對此問題加以研究討論。第二天開會時並選與討論有關的報紙材料供閱讀參考，且會上即刻檢討從前佈置程序，級幹部都在，但很少發言，只是幫助群衆討論。（四）工作報告：東關鄉在寫春耕報告時，很少群衆同研究中：文書覺得從鄉長學到新事物，而檢查中間覺得變工隊幫與讀報，一個家吃糧問題還沒有解決，黑龍溝的紡織還缺些零件，從小到大逐件談起，老鄉長越談越高興，覺得爲了報告，又想『新辦法』，計劃了工作，不再像過去一提報告就頭痛了。

討論加強機關生產

關中各縣生產科長集會

【本報關中訊】在緊急的防災備荒任務下，最近專署特召集各縣生產科長聯席會，專門討論加強機關生產，進行節約、保證供給等問題，關於生產，會議主要決定如下：第一、各縣除由生產科經營的商業和作坊外，不准經營商業；已開設的作坊，照令停辦後，所有坊工人員要馬上轉到農業生產中去；第二、凡負責工作同志，必須親自領導，能修小塊水地的，要修水地；第三、機關人員要種菜蔬；第四、機關生產除主要依靠生產人員外，在農忙時，職員應以工作爲主，去協助生產；第五、區鄉幹部的生產任務，應適當的減輕，將其任務適當的加到縣生產科身上。

加強機關保管，愛護公物，不吸紙煙，不用紙糊窗待。對於節約應實行有效的獎勵辦法，按供給標準所節約的東西，由公家收買或公私分紅。伙伕節約的油鹽燈油，也按公私分紅的辦法給以獎勵。這次會上，關於家屬的生產與供給問題，也專門提出討論，大家都覺得所有家屬，都應教育和組織她們積極生產，公家幫助解決原料和工具的困難。若可能的話，把家屬集中起來，這樣既容易領導她們生產，又方便進行教育。不論怎樣，家屬供給問題，必須求得適當解決，要保證她們的生活水平，最少不低於一般群衆。

人員牲口應盡量按原有規定，求得精簡。極力提倡節吃儉用刻苦樸素作風，

延長三區三鄉 群衆担水澆種南瓜洋芋

估計收穫可供全鄉三月消費

【本報延長訊】三區三鄉已初步檢查了防旱備荒工作，成績很好，據統計：全鄉一八五戶，原種南瓜二一四八六五窩，洋芋四三·二垧，最近增種南瓜一九·三二六窩，洋芋一四·八垧。群衆自動担水澆種。估計可收瓜菜四九九·九一〇斤，可供全鄉三個月消費。其中以滑里河村做的最好，勞動英雄李林担了五十担水，澆種三〇五窩南瓜，掏苦菜六〇斤。老英雄李永用三個後晌掏苦菜一百斤。還勸孫子媳婦去掏，全村已捲入了防旱備荒的熱潮。該鄉幹部和群衆對於防旱備荒的認識也有進步。過去個別幹部只到村上說一聲『公家叫種洋芋南瓜』就走了。最近大多數幹部都能深入各村耐心解釋。群衆中還有小部份人聽天由命，他們說，『天不忙，人忙不濟事』，『人忙一世不如天忙一陣』，『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還有人散佈迷信：『活龍王說五月裏也沒有雨』，因此該鄉決定再下各村檢查一次，趕緊搶種，並組織群衆準備夏收夏耘。（楊莘非）

【本報延長訊】二區三鄉紅火渠的二流子肖青山，最近積極參加防旱備荒工作，已開了三垧半荒地，種棉花三堆，穀子兩垧、玉米一垧、老小麻子一垧。鄉長特地給他訂了備荒計劃，並發動群衆借糧給他吃。群衆對他的轉變且積極參加備荒，頗表滿意，就決定去掉他的二流子帽子。（亞林）

邊府南泥灣搶種隊 播種糜子二百餘畝

【本報延市訊】邊府南泥灣搶種隊八十餘人，於五日到達黑龍溝，四天中已播種糜子二百餘畝。據當地老農談：「今年節令早，陰曆八月十八秋分，過後糜子即將枯死，播種期較短，只十三天光景。」故該搶種隊播種甚爲緊張，並自動打柴，採野菜，營涼棚——因窰洞不夠用。勞動之餘，他們還組織了娛樂清唱，一到晚間，秦腔、平劇、小調，即洋溢在山谷中。當地群衆見政府人員爲備荒生產，特自動讓出窰洞，供給工具，婦女們也幫助做飯，縣區政府亦幫助代借籽種。（肖靡）

農村等待着醫藥

章煉烽

在綏德義合區的政府裏，一位鄉幹部對我說：「我們九鄉今年已經死了七十多個娃娃，超過了出生數目的兩倍。」他自己有一個四歲的娃娃也死了，一說起他就十分難過。從義合區九鄉到三鄉，十里路的大路上，凡我所經過的村子，今年都死了娃娃。當我向他們問起疾病的情況時，人們只是搖頭。有幾個村子靜靜地聳立着，聽不見一個孩子的聲音，大人們把孩子關起來，害怕他們會從自己的身邊永遠走去。

在三鄉路家溝的一位老婦家裏，我喝了開水，並且躺下來休息了一下。從那家走來一位四十歲左右的農民，端着飯碗，讓我吃飯，然後就說：「同志，你說這牙張不開有什麼辦法呢？」「怎麼回事呢？」「我的兒媳子在一個月前跌崖摔傷了胳膊，好了，可是半個多月，吃東西牙不能說，那天，早晨起來，忽然牙疼得受不了，就張不開了，到今天十三天了，只能從牙縫裏往裏灌開水。」

勞動英雄劉金英的家裏，一位性格爽直的男子，坐到炕上來，他的老婆親切地問我說：「我姨還幾天實在受不住了，日夜的嚎，你說能掉一條可以活命嗎？我決定給她鋸掉了。」又是一個悲慘的故事：一個婆姨的腳踵蹲在石頭上，破了一塊，發黑了，成了一個洞，可以插進一個火柴，流膿，疼，小腿腫起來了，走路爬着走，爬着做飯做活，生娃娃——她已經六年了，生過八個娃娃，四個活着，在病中生過一個，如今肚子裏又有了。

所有這些人，都向我問過同樣的話：「爲什麼醫生不下來呢？」

我怎樣回答呢！我看見他們在受難，我不是醫生，我使他們用那樣失望的眼光望着我。

他們的疾病不是必死的，不是必要受那樣深的痛苦的。但是那七十多個娃娃是不能復活了；那個餓了十三天的青年媳婦快要死去了，而那個爬着生活了六年的偉大的女性到底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我向醫生同志、和區幹部同志們呼籲：儘可能地組織醫生，巡迴醫療隊到農村中來吧！農村盼望你們很久了。他們不是不知道巫神不頂事，但他們說：「病是精怪，請了醫生，但快不頂事。」他們雖相信醫生，但是沒有辦法請到醫生，只好請巫神撥撩撥撩來減輕他們身上的難過。各地乘機而起的冒牌西醫，到處害人，打一針什麼水也說是六〇六，每針五六塊白洋。一個什麼西（？）醫，在吳堡劉家溝區，把鐵鏽給病人內服，燒腫了她的嘴臉脖頸和腸胃——這不過是許多『殺人庸醫』的一個例子而已。

每一個醫生同志都是我們革命隊伍的珍貴。但是我看到了個別的醫生同志以自居的架子。我想，如果他看到了今天的農村，多麼需要他時，他會欣然地跑到群衆中去吧！

區鄉幹部同志們，請把衛生工作看成救命工作，儘可能地說服，幫助群衆講衛生吧！把最平常的道理說給群衆們聽。綏德五六歲以下的娃娃，死了是不埋的，扔到山溝裏，讓鳥啄、狼、狗等吃掉，這是既不衛生又不『人道』的。難道讓死了的孩子被鳥鴉吃掉有什麼好處嗎？宣傳讓病娃娃喝開水，這是可以做到的。義合九鄉的那位同志說，娃娃發了幾天燒，只喂吃東西，不給喝開水，這是極不對的。再不要輕易聽信什麼偏方或野醫的話，給娃娃喝豬尿，驢皮水。須知許多病都是由調養不得法而死。當娃娃病了只要受冷熱，不受驚嚇，多喝開水，多吃流食，是可以好的。在這一點上，地方報紙介紹單方時也應該注意的。

我以一個目擊者的資格發言。我希望得到一些反響。

國際關係日益走向光明 孤立主義只會助長戰爭

——紐約時報社論——

【美聯社紐約十七日電】紐約時報今日社論於指出過去一週是戰爭來接近光明的一週時，提醒道：「我們偉大的任務只完成一半。」社論說：杜魯門總統希望在『聯合國憲章』一旦於舊金山通過後，立即提交參院」的公告，以及上院各領袖告訴總統他們希望儘速批准憲章的聲明，是過去有希望一週中光明的地方。但，這一週對於在沖繩島及其他地方作戰的美國人，似不是那麼光明。它對歐洲戰場的老戰士們似乎也不是那麼光明，因為他們現在必須準備走向太平洋更壞的戰場。但是，對於他們，對於他們的子女，對於每個文明之人及其子孫而言，這是很有希望的，因為現在可以理解這是世界戰爭的最後一次。美國人現在的戰死，有比榮譽更好的東西。美國是在痛苦與悲傷中生長起來的。美國人民今天知道，孤立主義只是助長了戰爭，如果侵略者能把我們捲入戰爭之中時，有什麼安全可言呢？如果日本能夠使我們派遣士兵至我們太平洋海岸六千哩外去就死時，有什麼安全可言呢？我們學習到的，其他國家也學習到了。蘇聯已學習到：不論它的經濟制度及社會制度是如何舉世無匹，但不能把它關在世界事務之外。英國已學習到：海軍及空軍已再不能保證安全了。各個小國也學到了，中立已無安全之可能。現在，協議的障礙已經消失了。敘利亞問題、的里雅斯特問題、波蘭問題上的分裂力量，是不足以分離各盟國的。自今以後，我們將能夠負起我們贏得太平洋戰爭的任務前進了。

波蘭三代表團 連日舉行會商

【路透社莫斯科十八日電】在此商討擴大波蘭臨時政府的波蘭三代表團，今日上午十一時（蘇京時間）再度集議，這是緊接着昨日歷時四點鐘的初步集議以後舉行的。據非官方波蘭人士訊：各代表會談極富誠摯，已獲得相當結果。蘇聯各報今日刊載近兩個關於波蘭情勢的海外消息電。塔斯社華沙電訊提及波蘭內外反動派所鼓勵的波蘭法西斯的囚殺罪行。蘇聯通訊社倫敦急電更摘引『蘇格蘭波蘭集中營採取蓋斯塔波方法』等等罪行。

【合衆社莫斯科十七日電】波蘭三代表團竟日商談後，並於波蘭臨時政府駐蘇大使館內舉行聚餐。三部委員會顯已決定任波蘭各代表於與莫洛托夫哈立曼及卡爾正式會商以前，先行解決他們自身的困難。外交觀察家說：波蘭三大黨派間之相去甚遠之意見，在此次大使館之宴會席上；可趨接近，此乃各黨派波間可以成立協定之佳兆。

朱可夫元帥事蹟輝煌

製革工人出身，沒有到過外國，但他是保衛蘇京、列寧格勒及斯大林格勒三大戰役的天才指揮官。

【本報訊】據塔斯社訊：本月十二日，德境蘇聯佔領軍總司令蘇聯元帥朱可夫接見柏林一羣蘇聯與外國記者時，各訪員均以深切興趣傾聽傑出的蘇軍指揮官敘述其傳略。柏林塔斯社記者記錄了朱可夫元帥的事蹟。朱可夫說：「我於一八九六年生於莫斯科附近的烏哥斯去，吝沃德區。我的雙親都是農民。一直到十一歲我都住在莫斯科，動員入伍之前，我是一個製皮工人。我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時是在諾沃哥羅德第十龍騎兵團當士兵。以兵卒開始後，我成了軍曹，對德作戰被獎以二個獎章，獲得十字章，是因為在夜間偵察時捕捉了德軍軍官。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我從沒有離開過軍隊。我已經結婚了廿二年，有二個女兒，大的十六歲」。記者問：「你的妻子來不來柏林」？答：「條件允許就來」。問：「以前你到過外國沒有」？答：「沒有，我是在國內從事軍事工作的」。問：「你懂得外國語言嗎？」答：「我不大會講，但有字典的幫助我能使用德文和法文」。問：「請告訴我們，在戰爭爆發與莫斯科保衛戰之間，你做什麼」？答：「起初，我曾指揮準備保衛蘇京的前綫，嗣後，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到十月，我指揮列寧格勒前綫。德軍被截阻於列寧格勒之後，我便回到準備保衛莫斯科的西綫。嗣後，在開名的莫斯科之戰以後，我是在斯大林格勒，組織保衛該城，並在斯大林元帥任命下執行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計劃。」

美第十軍軍長陣亡

沖繩戰事激烈

婆羅洲盟軍鉗擊西里亞油田

印緬區美軍司令索爾登易人

【美新聞處關島十九日電】美第十軍軍長巴克納二級上將，在琉球作戰陣亡。巴氏是統率琉球的美地面部隊，在昨日視察前綫中敵砲彈身亡。

【美新聞處馬尼拉十九日電】麥克阿瑟元帥總部本日宣佈：澳軍第九步兵師乘登陸艇渡過婆羅洲婆羅乃灣的東面，於十七日登陸，攻入內地，僅在威斯頓遇較微抵抗，此項登陸，使澳軍獲得鉗形攻勢的第二隻臂，另一支部隊，由婆羅乃伸展到杜桑，向距杜桑廿五英里西里亞油田推進。

【美國新聞處關島十八日電】兩名大膽的海軍艦載飛行員（兩個引擎的海上飛機）昨日襲擊日本本土內四國的洲崎上的小型船塢，飛機於此次襲擊中，共轟炸六次，掃射十二次，結果毀滅五艘小型貨船，破壞小型貨船十二艘，大火將船塢燒光，渡口馬頭皆着火燃燒。

【路透社華盛頓十九日電】美超級空中堡壘四百餘架攜帶燒夷彈今日襲擊日本本土極南部本州與九州。目標為工業區。

【美新聞處新德里十八日電】印緬戰區美軍司令部說：索爾登總司令業經辭職，將由惠勒二級上將繼任。索爾登將軍離此間，往就尚未發表的美國某要職。他自一九四四年十月以來，即任印緬戰區美軍總司令，自史迪威被召返國後，中緬印戰區即在那時劃分為二區，惠勒二級上將原任中緬印戰區後勤司令，印緬區成立後，即任東南亞盟軍副總司令，及主要行政長官。索爾登將軍原為作戰司令，會指揮北方戰區司令部所屬的美中英部隊，在緬北緬中完成勝利戰役。惠勒將軍為工程專家，會在全球各處的軍工隊中服務。

蘇駐柏林衛戍司令 布爾加寧乘車殞命

【美新聞處倫敦十八日電】英國廣播電台轉播柏林蘇聯無線電台消息：柏林衛戍司令尼科萊·布爾加寧上將，昨日乘摩托脚踏車出事殞命，紅軍副總司令朱可夫元帥已宣佈布爾加寧逝世，並哀悼「不幸從我們隊伍裏奪去了布爾加寧這位黨的忠誠兒子及偉大人民的光榮戰士」。

盟國賠償委員會 英方代表抵蘇京

【塔斯社莫斯科十九日電】盟國賠償委員會英國代表、英政府委員崇克頓爵士已抵達莫斯科，同來者有助理財政大臣達維·瓦萊爵士，助理商業大臣索姆威爾，及英國駐該委員會之專家、顧問、技術人員多名。

法蘭克福「盟國三大統帥會見記」

與會者一致舉杯祝賀盟國在軍事戰鬥中及以後和平時代中的團結

【塔斯社法蘭克福十二日電】六月十一日，蘇聯元帥朱可夫及副外交人民委員維辛斯基，在各將領與參謀人員的陪同下，乘機飛離柏林，於正午十二時，降落於法蘭克福機場。這時盟國部隊列隊歡迎蘇聯來賓。美軍鳴砲，表示蘇聯駐德國佔領軍總司令朱可夫元帥已到達法蘭克福。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史密斯前來歡迎朱可夫元帥、維辛斯基及蘇方將領。官方將領們致敬後，他邀請朱可夫元帥檢閱儀仗隊。軍樂隊演奏蘇聯及美國國歌。由美軍及英軍組成的儀仗隊隊長羅森斐爾上校向元帥報告說：部隊已列隊在歡迎他。在象徵聯合國團結的招展的蘇、美、英三國國旗下，朱可夫元帥向儀仗隊及盟國將領發表簡短的講演。

朱可夫說道：「我很高興向英勇的盟軍戰士、軍官與將領們致敬意，盟軍曾如此巧妙與果敢地對在德國的希特勒軍隊作戰過。聯合國對希特勒德國的勝利，乃是偉大與高貴的成就。盟軍與紅軍把人類由希特勒暴政及來自德方的經常戰爭威脅中永遠解救出來。作為艾森豪威爾將軍的來賓，我很快樂地向你們說：我們贏得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係由於我們的時代的最偉大人物——羅斯福、斯大林、邱吉爾意見的一致，係由於美蘇英人民的友誼，我並且應該指出：現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在維持蘇美友誼中之非常作用，尤應指出你們的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陸軍上將（他以非凡的天才指揮盟軍）在指揮大規模作戰中所獲得的卓越成功。我很高興：我今天代表蘇聯政府與斯大林元帥將把蘇聯最高的獎賞——勝利勳章授於艾森豪威爾將軍及其天才的同僚蒙哥馬利元帥」。

機場演說之後為對美英軍隊的檢閱。代表盟軍的步兵以整齊的隊形走過。他們高舉着蘇、美、英三國國旗幟，軍樂隊殿後。閱兵終了。朱可夫元帥、維辛斯基、瓦倫尼科夫中將、索西列也夫中將及伴隨的軍官們，於鐵甲車護送下，經法蘭克福大街，驅車駛往盟國歐洲遠征軍最高統帥的司令部。沿途蘇方來賓所經之路，美國與英國的戰士、下士官及軍官在很短的時間裏便列起隊來。駕駛人員列坐其上的坦克亦列隊於汽車經隊所經之路。盟國步兵、摩托脚踏車兵，坦克手向朱可夫元帥一行人等致敬。

艾森豪威爾將軍上將在其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大辦公室中熱烈祝候朱可夫元帥。這是他們在短時期內的第二次會晤。蒙哥馬利元帥，泰德空軍元帥，早期抵此的美英將領均出席於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辦公室。艾森豪威爾將軍介紹巴頓海軍上將、空軍上將哈利斯、空軍上將肯寧漢爵士、美軍第六集團軍司令德維爾斯將軍、邱吉爾首相的參謀長伊斯邁將軍給朱可夫元帥。朱可夫元帥與盟國將領們開的懇摯談話持續了廿分鐘。元帥把簽署德國投降的實質的勝利各國代表們底照片，交給艾森豪威爾將軍與蒙哥馬利元帥。他並把表明英國元帥與維辛斯基元帥會見情形的照片冊子、交給蒙哥馬利元帥。艾森豪威爾將軍與蒙哥馬利元帥向朱可夫元帥致敬，之後，在照片上題字：『致朱可夫元帥，艾森豪威爾與蒙哥馬利敬題，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作為他們簽署關於擊敗德國宣言的歷史性會晤之紀念品。

朱可夫元帥於莊嚴之靜穆中，宣讀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為在執行大規模作戰中，（其結果獲致了聯合國對希特勒德國的勝利）所從行之傑出成功，而把勝利勳章授與艾森豪威爾將軍與蒙哥馬利元帥的命令。蘇聯最高獎賞——授與軍事領袖們的勝利勳章，閃着燿眼的光芒。朱可夫元帥把它授與艾森豪威爾將軍、光榮的蘇聯將軍與英國將軍握手。朱可夫元帥說：『我誠懇地祝賀你榮獲崇高的獎勵』。艾森豪威爾將軍向朱可夫致謝並說：『我對蘇聯政府這樣崇高的獎勵深為感動，我從朱可夫元帥手裏接收這樣的勳章更覺榮幸。』之後，朱可夫元帥將勝利勳章獻給蒙哥馬利元帥，並誠摯地向英國將軍致敬。蒙哥馬利元帥熱烈地感謝他。蘇、英、美將軍們向獲獎者致賀。

集合在艾森豪威爾辦公廳裏的人們走出來，走到蘇聯勳章將在該處獻給在反對希特勒軍隊中的有功的美英將領們的平台中。艾森豪威爾把受獎的人介紹給朱可夫。紅旗勳章及「作戰有功」獎章放在桌子上，蓋以紅布。蘇聯外國攝影師與電影師們攝下這莊嚴的場面。朱可夫元帥說：『蘇聯政府在考慮美國及英國將領們的特殊功績下，命我以蘇聯勳章及獎章授予功績卓著的人們。』首先接受紅旗勳章的是美軍萊特少將。紅旗勳章繼即授予斯坦萊准將、涅維斯准將、貝特斯准將、奧斯馬斯基上校、英軍格拉賽特中將、斯特郎中將、瓊斯准將、布利格准將、維納布爾准將。十位美國及英國將領得到「作戰有功」獎章。朱可夫元帥熱烈地向每個獲獎者祝賀。

在最後一個獎章獻畢後，空中充滿了成百架飛機的吼聲，戰鬥機機羣逐一地從頭頂上飛過去。它們以嚴格的隊形霎時地出現於平台上，緊隨戰鬥機之後的是中型轟炸機，它們由經過戰場考驗的盟國駕駛員駕駛，這些駕駛員們曾技巧地與準確地炸毀德國境內的敵人軍事目標。這一大規模的空軍檢閱實際上使天空佈滿了一切樣式的飛機。成百架飛機顯示盟國空軍力量以歡迎蘇聯來賓歷廿分鐘。

在空軍檢閱後，艾森豪威爾將軍請朱可夫元帥、維辛斯基及隨從人員赴宴。英、美、蘇將領們集於一個巨大的軍官膳廳中。艾森豪威爾起立祝杯。他說：三大國的代表們今日共聚一堂，我提議向三大國的領袖——斯大林元帥、邱吉爾、杜魯門祝杯，祝他們快樂和長壽。朱可夫元帥說：全世界都知道，偉大的蘇聯人民肩負了戰爭的首衝，我們國

（下接右下角）

蘇聯元帥朱可夫

瑞士政府反動措施 拘留九千蘇聯戰俘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電】據蘇聯當局所具有的情報，約有九千從前逃脫德國囚禁的蘇聯公民和戰俘仍在瑞士。瑞士當局不但妨礙遣送這些蘇聯公民回國的工作，而且把他們之中許多人置於不可忍受的情況中，故蘇聯政府已命令本國機關停止遣送一切留蘇的瑞士公民回國。

希臘反動政府勾結保皇黨 實行全國恐怖統治

暗殺市民，逮捕民主人士，搗毀進步的報館與團體；共產黨委沙林委員會及左翼自由黨領袖私宅，均遭暴徒襲擊。

【塔斯社雅典十七日電】保皇派恐怖主義在希臘繼續盛行。左翼共和黨報紙，每天都刊載着若干狙擊和暗殺市民們的案件，考其原因乃由於市民們的民主情緒所致。此外還常常搗毀民主的報紙與團體。數十個省份中，每天都發出對保皇黨份子不法行為的抗議。例如，來自利卡州的電報說：六月十一日夜，有四十多個國家憲兵與平民，襲入共產黨委沙林委員會會址。他們搗毀用具，燒掉書籍與聯合國旗，並劫去四萬希幣與若干值錢的東西。事件發生時，曾通知警察的，但當警察們到來時，破壞份子老早走得精光，而事實上警察站距委員會卻只有三百公尺，他們不過故意裝作不知吧了。有些時候，又有另一羣國家憲兵搗毀民族陣線報紙「阿西西」及共和黨報紙「埃勒夫梯利亞」編輯部辦公室。但卻沒有一個搗毀者被逮捕。這種恐怖主義與當局人士的反動行動相偕而行，過去幾年中所建築起來的監獄已不夠用，因此，著名的雅典古物院，又被重新裝備起來充當監獄。根據人民陣線所公佈的材料，只在一星期中（從六月三日到十日）即發生四十二件政治暗殺案，三百八十二件毆打民主份子案，四百三十三人被捕，搗毀人民解放陣綫機關凡十七次，搜捕凡十九次。四十五人受傷，十三人「失踪」。上週亦公佈大致相同的統計表，六月三日，許多共和黨派團體的領袖們，遣訪希國總理，鄭重抗議恐怖主義統治全國。他們當面指出：在目前這種情形下，自由選舉將不可能，並要求警察憲兵及國家警衛隊停止作為一個政黨（保皇黨）的武裝力量，而作為國家的武力。代表團要求解散總參謀部中，撤換此等團體人員職位，並將恐怖團體作為非法團體消滅之。據報紙說：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以對付保皇份子的恐怖行為，他們就會拒絕對政府政策負責。民主報紙強調國內缺乏基本安全，而這是和內政部長、司法部長、陸軍部長大有關係，因而要求他們辭職。內政部長允諾委任監察，並採取若干其他措置。但人民陣綫和共和黨領袖們，認為措置還大大不夠，恐怖主義繼續進行。「埃勒夫梯利亞」報說：昨日有五名攜有武裝的兇手——保皇團體團員，襲入格利哥利亞斯將軍住宅。其時將軍不在，他們遂強入宅內，鬧得翻天覆地後，始行離去。格利哥利亞斯將軍是一八九七年希臘所捲入的一一次戰爭中，得過希臘、英國、法國最高級獎章，曾任過議院議長。他又是民族解放運動主要代表之一，又是左翼自由黨領袖之一。

英駐緬甸總督 將與緬人談判

【路透社仰光十六日電】英駐緬甸總督陶曼史密斯，即將由印來仰光，與緬甸人民代表談判白皮書問題。他將乘機抵此，談判將在仰光碼頭之軍艦上舉行。蓋緬甸現仍置於軍事管理下之故。

北意愛國者領袖 巴里斯受命組閣

新政府將以一切反法西斯份子為基礎。

【美新聞處羅馬十七日電】意行動黨人之一巴里斯本日稱：他已奉意王太子安伯托之命組織新閣。按波諾米內閣已於日前辭職。

【美聯社羅馬十八日電】費倫齊·巴里斯說，安伯托王太子已指定他組織意大利新閣。巴氏現年五十五歲，為北意愛國者老領袖，此次赴皇宮參加民族解放委員會會議，會中六大政黨指定他為繼任於六月十二日辭職的波諾米的候選人。巴里斯與安伯托商談後，即受訪員詢問新政府是否準備就緒。他回答說『是的』，又說，『正式』公布不久即將發表。巴里斯說，民族解放委員會六大政黨會議後關於新政府的構成已獲『一般的』協議。他拒絕回答新內政部長人選為誰的問題，但決定他自己不兼該職。巴里斯宣稱：『新政府將以一切反法西斯勢力為基礎，並有能力準備國民議會』。

在不公平的協定下

哥利查城人民

依依不捨送別南軍

一致高呼：「回來吧！」

【塔斯社貝爾格萊德十七日電】南斯拉夫電訊社訪員報導：六月十二日，約有二萬居民聚集在哥利查城街道上，向根據與盟國締結的軍事協定而撤退的南斯拉夫軍送行。遊行者高舉鐵托畫像與標語，上面寫着：『我們不要別的民族的財產，但我們也不將我們的財產給與別人』。遊行者直到州民族解放委員會門前，高呼人民萬歲！我們要求我們的權利！我們是不可分割的斯洛文尼亞人民。州民族解放委員會書記向羣衆說：『你們看得很清楚，這條約對在與共同敵人作戰中曾付出巨大犧牲的我們，是極不公平的。』演說者號召人民團結在人民政權週圍。羣衆熱烈地歡迎哥利查城防司令朱巴克少校，當朱巴克演說完畢後，羣衆將他舉上肩，遊行過城。當南斯拉夫軍走過城市時，許多居民都哭了。南斯拉夫電訊社訪員的里雅斯特報導：該城居民送別南斯拉夫軍時，高呼：「回來吧！」並將鮮花投擲他們。

英國徵募意人萬餘 前來遠東修建港口

【路透社倫敦十八日電】據意大利新聞社說：英國海軍部正在意大利境招募一萬五千名工人到遠東建築港口和道路。據說，關於此事的協定，已自英意兩國政府簽字。路透社說：倫敦方面已證實此事已成立協議，招募已於六月初開始。意大利新聞社說：凡二十一歲與四十五歲間的工人，及到五十歲的醫生和技術人員，皆有資格被招募。

（上接左上角）

家受到了最大的破壞，雖有各種困難和犧牲，但我國人民和我國軍隊不僅在困難時期堅持下來，不僅從我國領土上趕走了德國侵略者，而且最後地粉碎了德國法西斯的武裝力量，並於柏林上空豎起了勝利的旗幟。美國人民很好的幫助蘇聯人民，我國人民對於這種幫助予以崇高的估價。我願如一個軍人忠誠地向每個篤愛和平的人們說——讓他們知道：紅軍在將來亦將如同它在戰爭中堅定地、巧妙地、勇敢地所做的一樣，保衛和平的事業、進步的事業。朱可夫元帥最後提議向美國、英國人民及其政治家們祝杯。

蒙哥馬利元帥繼之起立發言：俄羅斯與英國人民對勝利盡了他們的責任，並獲得了勝利。我非常高興我們在這裏宣佈，英皇政府決定以最高的勳章——巴希勳章授予朱可夫元帥。朱可夫元帥感謝這一榮譽。在此以後，副外交人民委員長維辛斯基、穆爾菲大使、克爾巴特利克爵士及空軍上將泰德先後發表演說。維辛斯基在答覆泰德（他表示他相信在達到和平中所獲得的勝利將不比共同軍事戰鬥中所獲得的勝利小些）時宣稱，「我願聲明，我完全同意泰德元帥的話。我願增加一句，如果戰前外交家們未犯錯誤的話，也許早就有戰場上的勝利了。我讚佩我們這一代將軍們的軍事勝利，我希望這些勝利將不會引起外交家們的新錯誤」。維辛斯基最後提議舉杯敬祝和平。

宴會後，美國演員們演劇。之後朱可夫元帥又講話了，他的話是獻給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元帥說：「艾森豪威爾將軍證明能夠團結他指揮下的盟國遠征軍，並領導他們戰勝希特勒德國的軍隊。我向艾森豪威爾將軍舉杯，由於他的能力和天才，盟國遠征軍獲得了這樣光輝的結果。我讚佩地注意艾森豪威爾將所巧妙地指導的一切戰鬥。他會必須預見與估計一切東西。在預見這點，美國人民的兒子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天才表現出來了。我們蘇聯將領們以尊敬之情，注視與研究艾森豪威爾將軍指揮下的戰鬥」。艾森豪威爾將軍站起來。將軍說：朱可夫元帥對我的工作給了很高的估計。我願着重指出，我有很多的顧問和最好的將領們。我應感謝所有這些人。所有這些，在形勢好時與形勢壞時都一樣的工作，沒有離開我。現在很難一一列舉他們，但是我知道，他們全體現在均希望和平。他們希望農民們在明年多生產一些五穀，以便礦工們明年能過更好的生活。歐洲曾經打了神聖的戰爭。它使我們付了很大的代價。但戰爭必須打勝，而且我們已經打勝了，在我們人民的心田中，朱可夫元帥的名字，代表着勇氣與勇敢。我認為提議向朱可夫元帥祝杯，是很大的光榮。

下午五時卅分，朱可夫元帥及隨行人員離開歐盟國遠征軍總部，並在艾森豪威爾將軍的陪同下前往機場。機場上儀仗隊又排好了隊形。樂隊奏起國歌，這時蘇聯飛機騰空飛向柏林去了。

美英承認阿根廷斐倫政權 是支持最危險的匪帮集團

▲阿社會黨領袖歸國大受歡迎▼

【塔斯社紐約十五日電】紐約時報刊載該報記者麥克尼科爾的文章說：他曾訪問阿根廷副總統兼陸軍部長斐倫。英國大使館負責當翻譯，訪問時當地某報記者也在場。斐倫對所提問題給了頭頭是道的回答，但是這些回答顯然只是給外國報紙登載的，因為當阿根廷報紙轉載麥克尼科爾登在美國報紙上的報導時，阿根廷政府就一一否認了。麥克尼科爾描寫德國投降前後佈宜諾斯艾利斯的恐怖情形說：重武器的警察到處巡邏，阻止城內居民集會，警察混在人民中間，搜查行人。麥克尼科爾無法從阿根廷發出消息到聖地牙哥、到總督。他們都害怕斐倫，而不敢給麥氏發消息，麥克尼科爾說，美國和英國承認了法勒爾、斐倫政權，就是在支持最危險的匪幫集團。阿根廷代理內政部長特爾賽強橫地用蓋斯塔波手段驅逐紐約時報訪員科特西出境。

【本報訊】據塔斯社紐約電、下午報駐阿記者報導：阿根廷社會黨領袖衛圖弟當阿政府被迫取消放逐他的命令後，從外國歸來，有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四千人集合歡迎他。

反對大會有過份權力

聯合國會議蘇方代表認為這將侵及各國主權，使問題益形複雜。

【合衆社舊金山十七日電】斯退丁紐斯曾請求大會於廿三日完成工作，暫定是日由杜魯門總統向大會致詞。但觀察家認為由於大批問題未決，大會結束最早將在廿六日。目前的新的分歧，是蘇聯對於全體大會得有廣泛討論權之建議表示不滿，因蘇方請求而召開之執行委員會中，葛羅米柯說：蘇方認為技術委員會給大會的權力過於廣泛，若任何國家對其他國之行動感覺不快，則任何問題都可提出大會討論。舉例來說，則移民法案也可提出大會討論。如此可將侵及一國之主權，使問題益形複雜。澳洲會堅決提出一修正案，主張不討論各國內政問題。這事當由他與葛羅米柯及伊瓦特三人所組之小組委員會，立刻考慮蘇澳所提出之問題。技術委員會曾接受美國之建議，即如世界機構成立後十年內，未舉行修改憲章會議，則修改憲章之建議於經大會半數或安全理事會七理事同意後，將列入大會年會之議程中。

【中央社舊金山十七日專電】舊金山會議本日屆第五十三日，自開會以來，執行委員會今日首次在星期日開會，以解決因蘇聯反對授予大會以廣泛討論權力一事而引起之新難題。因之原定今日舉行以聽取一部份委員會對大會政治安全機構所作報告之某大組委員會之公開會議，已決定取消。為加速會程起見，由代表團長數人組成之指導委員會，定本日開會。憲章修改問題雖得獲解決，對大會權權之爭執，現雖由美斯退丁紐斯、澳伊瓦特及蘇葛羅米柯三人討論，但至少尚有四項問題待解決。（一）：自由退出國際組織及開除會籍問題；（二）過渡措施問題，（三）臨時措施問題，指導委員會現在討論各措施，應否訂協定包括之；（四）託治問題，據傳已獲協議，僅待委員會正式通過。

蘇聯任命駐挪大使

【塔斯社莫斯科十九日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已委任尼科萊·庫茲涅索夫為蘇駐挪威特命全權大使。

勇敢的人們

A·托爾斯泰　趙洵 譯

這事情曾發生在西北戰場上。

他們躺在芬芳的草叢中，枝葉稠密的胡桃樹林裏。通訊站隱蔽得非常好。那因炎熱而蒼白的天空，靜得空落落的，酷暑走遍這樣，覺得樹葉都乾裂得發出響音來。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有一堆螞蟻，沙鹽上尉及時地從面頰上拂去螞蟻。他咬着一根草棍，一面不慌不忙地講着故事。

「德國士兵是被禁止思考的，在法西斯那裏，思考的過程是被認爲有害的，」他說：「當他們還沒有被提醒之前，他們的腦袋是不習於迅速理會事情的，就在這樣的幾秒鐘的工夫裏，我們就贏了他們。而那回事情，可真艱險呵，事後想起來，脊樑骨都發涼……當然，是因爲我們的人們是勇敢的。你瞧瞧通訊連絡員比特羅夫吧，從臉上看，怎麼也看不出是一個了不起的青年，他真是過分『眉清目秀』的男子，眼睛慢怡怡的，裏面好像有一層霧氣，他每天要給他們的姑娘寫一個明信片……戰士們總是對他說：『比特羅夫，你是什麼？是人還是遊魂！你現在是在打仗呵，快振作起來吧！……』他回答說：『別麻煩我吧，一需要的時候，我就會振作的。』」

「沙鹽同志，你和廿五個紅軍在法西斯後方轉了好幾天，又好好地沒受損失地出來了，你們到底是怎麼成功的呢？」一個膝頭上放着一塊紙板的人說。

沙鹽側過身來，說道：

「我們的司機員是非常善於思考的人物。我對他說：『師梅里珂夫，你爲什麼轉動這方向輪呢？你應該到大學去住數理系去……』他說：『是這麼回事，我從小孩子起，就過上了司機員的生活！』你問我們是怎麼落在德國人那裏的嗎？有一次，我奉命在P村集中通訊器材，而且要和司令部保持連系，直到最後可能的時候。

「在那裏我們就被包圍了。傍晚的時候，有滿載着法西斯的兩輛卡車，一點沒有思索，就開進了卡村，我們鎮靜地讓德國人通過了，然而我們從側翼用機槍向他們掃射起來，當他們爬下了汽車的時候，我們上起刺刀衝鋒了。德國人就不喜歡這個。一部受傷的人僥倖的逃掉，他們的一個軍官，跳到蒸塘裏去，坐在水裏，叫人只能看到他的鼻孔。我們獲得了他的裝重要文件的圖囊。

「我們把德國人的卡車開出來，就上我們所有的二十多名戰士，有我和比特羅夫，前面司機的就是師梅里珂夫。天空黑洞洞的，看不見星星，月亮還沒有出來。我們就沿着前綫，在法西斯後面把車子開了起來。半天工夫，我們一個人也沒有遇見，四方，還燃燒着一片紅霞的東方，是榴砲聲和沉重的爆炸聲。我們就憑着這晚的炸聲方向……

「前面本來應該是一個熟悉的村子，我們把車子停下了。比特羅夫從車上跳了下去，說道：

「『請允許我去偵察一下。』

「我就想：當一個人活躍起來的時候，常連姑娘也忘記了。我說：『你去吧！』他把手榴彈放在衣袋裏，他按照所需要的那樣迅速，而勇敢地去了。

「四十分鐘之後，樹叢沙沙地響了起來，他已經站在車子旁邊了。

「『村裏有法西斯的汽車縱隊。』

「我想：這可不妙。但是路就是一條，左邊右邊都是泥沼地，返回去我們又沒有一點可能。師梅里珂安慰地說：

「『坐上去，伙伴們，咱們開過去。』

「我們的鋼盔在黑暗裏可以和德國人的混過去，有區別的徽章又看不見，只有我們俄國人的刺刀是四楞的，可能露馬腳，我命令了戰士們把它們放在膝蓋上。

「不久我們就看見了三點藍色的火光——縱隊頭上的德國人的『停車信號』。師梅里珂夫開了車上的電燈，我們就看見了一些滿裝着箱子的七噸的載重汽車，在那放熱器上有着白色的圓圈，上面站着黑色的卍字。路旁，站着三個軍官，正向着我們這方面觀望，把那手電筒轉來轉去。師梅里珂夫把我們車上的電燈開得亮亮的，那些軍官們都眯起眼睛來，用手掌遮着眼睛，我們就安安全全地從汽車縱隊旁邊開過了，我們把頭扭過一邊，爲的是不叫他們看見鋼盔上的紅星。我們加快了速度，穿過了那安適，親切，有着樂在稠密的櫻桃林和葡萄樹叢中的幽靜的茅舍的小村莊，在這裏住着真是美呵！可是這村子已經空空如也，所有的老百姓都逃掉了。

「那木板做的小教堂之旁，在一輛篷篷汽車上，坐着一個滿臉皺紋的軍官，他正拿着一個手電筒，在照一張地圖。我一點沒來得及抓住比特羅夫的手——他已經把頭從車窗上伸了出去，準備扔手榴彈了。

「但是那個軍官到底跳起來。當我們已經開出這村子的時候，一輛卅匹馬力的小拖車，隨帶着一輛小拖車，向我們追來了，那小車裏，坐着一個機槍手。這時候，比特羅夫就扔了一個手榴彈，扔得那麼準，使機槍手從小拖車裏拋出了一公尺半遠，好像他忙着來告訴我們什麼話似的；而那駕駛員和機器脚踏車一起，都頭朝下地跌到水溝裏去了。

「我們熄了燈，在黑暗裏飛跑起來。在前面，那黑漆漆的小樹林後面，有平綫上映着一線光；那裏一條小河和一架木橋。我們減緩了速度。我們一面聽着德國人的喊叫聲，一面把手榴彈和槍都準備好了，不作聲地坐着。兩個不很清楚的哨兵的輪廓，已經漸漸接近了。他們之中，一個站住了，另外一個走到車子司機的旁邊，把鼻子貼在玻璃窗上，往裏面看，——我們的目光和他相遇了……他突然對我直瞪着，而且悄悄地用不很通順的俄國話說道：

「『俄國人，那裏的，法西斯大大的，開槍……』

「我們沿着河岸在草坪上驅車走了五公里，一路聽着青蛙叫。然後我們把車又開到路上，我們又看見了藍色的火光。聽見了，鐵鏈的聲響，坦克過來了，那先頭的坦克距離我們只有卅步遠。

「『臥倒，』我對戰士們說：『誰的尾巴也不許露出來。』我們開到路邊上，不慌不忙地，停放着車子，讓那些沉重的有着好樣眼睛似的，裝着卐字圈圈的黑坦克開過去，德國人認爲：例如灰綠中的頭顱和骸骨，黑色的坦克，怪呀的炸彈，一定會給敵人以最可怕的恐怖，也許是他們這樣感覺的。還些生番們打仗的時候，還要戴上那生着角露着牙的假面具，他們說，還也是爲了叫人恐怖的……

「坦克的後面，走着高射砲隊，貯油車，載重汽車。我一看，碰上倒楣事了。災禍在這裏算是逃不脫了。應該轉到另外一條路上去。可是怎麼轉過去呢？如果返回來，馬上就會引起敵人的懷疑。

「在大路右邊，有一條在白樺林間的林蔭小路。師梅里珂夫立刻就考慮到應該怎麼處理，他把車子開向了林蔭路，白色的樹幹在我們眼睛裏閃了過去，我們就一直開進了蘇維埃農莊的大門，向停車庫開去。

「師梅里珂夫一面走，一面把油箱打開來，一面倒退着車子，做出要添油的樣子。幾個德國士兵跑出來把停車庫的大門打開了。多虧希特勒沒有教育他們思考和很快地理會問題。然後師梅里珂夫轉過身來，我們第二輛載重汽車跟在後面，都熄滅了燈，就開足了馬力又返回白樺林中的林蔭小路上。後面開始叫喊，打槍，可是我們已經開到那陸陸續續開過來汽車縱隊的大路上了。我們就好像完全有權利的，剛剛添足了汽油的車子一樣，超過了坦克，就向稍高的大麥田中轉過去了。

「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到了一個小樹林，這時候我們的汽油已經用光了。我們把汽車隱蔽起來，開始吃起乾糧來。比特羅夫的牙齒上正咬着麵包乾，他突然回過頭去，跳起來，向羊齒草叢那邊走過去——那裏有人大叫了一聲，接着他就抓住了一個十歲的孩子的手，把他拖了出來。這孩子頭髮剪得短短的，翹鼻子，生有一雙兇恨的眼睛。

「『喂，你幹什麼？你沒有看見嗎？我是自己人，快放手，』這孩子說，『我以爲是法西斯呢……』

「『你在這裏幹什麼？你這惡作劇的傢伙！』

「『我是偵察員。咱和祖父歐克辛在一塊工作的……』

「結果是這樣一回事：這孩子，還有五個和他同樣的髒手髒脚的孩子，和八十歲的老祖父歐克辛，留在村裏了。莊丁、帶娃娃的女人和牲口都到林地裏去了，就從那兒打起游擊來。司令部就設在村邊的老祖父歐克辛這裏。六個孩子就整天在村邊上鑽來鑽去，他們甚至於接近德國人都不害怕——他們流着鼻涕，裝出討麵包乾的樣子，——他們把什麼都看在眼裏，弄得明明白白，晚上就到村上老祖父那裏去報告情況。夜裏游擊隊就向村子摸來，於是祖父就命令他們：某處某將司令部，應該消滅它；某處運來了汽油，又開來了坦克小隊，必須把它炸掉。

「這孩子是非常善於思索的；當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他把我們帶到森林的另一端，這小鬼，他在羊齒草中隱藏着，像個蝎虎子似的，我們勉勉強強跟在他後面，在樹林裏——森林邊上，有一個汽油庫和五架飛機。

「我們處理這樣的事情是不用費很大力氣的。當我們的神槍手的槍聲響起來的時候，那爲了怕睡着在戰壕旁走來走去的放哨的德國人，就鼻子擦在地上，倒了下去，我們就從羊齒草中跳了出來，大喊『烏拉！』這樣的喊叫聲比答叫的炸彈更厲害地影響德國人的神經。法西斯們從地下，從地下室裏爬出來，有的人馬上就把兩手舉了起來，有的人，像患了鼠疫病似的，四面轉着，射擊着自動步槍。我們拉着一個駕駛員的皮帶，把他直接從驅逐機上拖了出來。我們沒有留下這件工作的任何證物。我們燒了汽油庫和飛機，就又回到樹林裏來。那個孩子對我們說：

「『再見，我得跑去報告老祖父，不然他要爲這飛機場派一大批人來的……』

「我們在這裏度過了一整天。我們聽見了坦克怎樣地開了過去，機槍怎樣給這座森林掃蕩，可是我們隱蔽得很好。我們決定夜裏沿着維那河爬出來，找一找警戒薄弱的地方。德國人並沒有連接的陣地。——他們進攻的時候，就不顧一切，密進一個楔子來，如果你腦袋靈活一點，總是可以跳出去的。

「夜裏，我們有戒備地走着，兩翼上配備了機槍。在遠處，D城燃燒着，幾個城裏，火苗一直冒到雲朵下面。法西斯愛這種『電飾學』，比去電影院更愛得多；在那大火中的城市的四周，他們從飛機上向逃難的人們開着槍，把孩子、女人、老頭、又趕回火中去。

「噢，不用說了……我們眞是恨得要命，我們自己去尋找機會，想跟他們碰一下。我們使一輛乘着三個軍官的小汽車停了下來，在死之前，我們強迫他們把臉孔轉過去看那小城，爲的是叫他們對這樣的裝飾，比對電影院少感興趣些。我們割了許多電綫。襲擊了有着十二個油罐頭的汽油庫，我們打倒了看守人，然後把油桶拋掉，將全部汽油都燒毀了——但是這些並不能使我們高興，因爲火光太亮了。我們監視着那慢慢爬的三輛坦克，我們非常惋惜沒有帶一瓶汽油在身上。可是比特羅夫和兩個紅軍投彈手，從同志手裏收集了一大堆手榴彈，跑到前面去。隱藏在公路的兩側，他們一連串地把手榴彈扔了出去——每一個人都拚命中了他們所瞄準的那輛坦克。於是最前面的那輛就地站了起來，其餘兩輛被燒毀了的坦克，所能夠做的，就是在黑暗中燃燒而已。

「我們在田野裏，在小樹林裏這樣地走了一整夜，然後，到達了一個村子，看樣子——德國人還沒有到過這裏。一所又一所的房子上的百姓，窗子都是關着的，院子裏，連一個麻雀都沒有，突然，在一所小茅屋的草房頂上，一隻公雞對那微微的黎明歌唱起來。我們看見在前廊上站着一個頭髮禿禿的老頭兒和一個乾瘦的老太婆，他們正像迎着末日。

「『老漢，』她說，『還像是咱們人！……』接着他們就在我們身上畫了十字，吻我們。可是我們不需要和一個老太婆親吻，我們餓得實在厲害。老頭兒拿出來一個大圓麵包，開始切起來，一片一片地分給我們，老太婆在每一片上塗上蜂蜜，一面勸說着：『吃吧，吃吧，親人，我們的保護者……』

「白天留在村裏不大方便，老頭兒穿上了靴子、戴上羊皮帽子，穿過一個森林的泥沼地把我們帶到一個設着游擊隊醫院的村子裏去。全村的人都向我們跑來，女人們把我們帶到茅屋裏去。不顧疲倦，使這些良善的人們不高興，我們就唯命是聽：按着古老的風俗：一個又一個的路過人，應該給他洗衣服、給他飯、安慰他。女人們給他們脫了鞋，把那些擦破了的脚洗過，給他們的脚包上乾淨的包脚布，以後就開始用爐灶上所有的一切，款待起來。

「我一看比特羅夫，他還是那幅柔弱像，眼睛裏有一層雲霧和水氣。農民們拚命地挽我們留下，和他們一塊打游擊……我們也很願意這樣……可是我們有職務。」

沙鹽上尉以一個輕快的動作站了起來……他命令道：「有空襲！」在胡桃林中的草叢裏，馬上開始了動作。在高高的上空，出現了五架法西斯的轟炸機。當通訊站向我們的機場報告這個情報，不到三分鐘的工夫，就聽見了我們的驅逐機的響聲。它們像那拉得緊緊的琴弦，威脅而有力地唱着，急迅地向着炸機隊飛上去……於是法西斯的笨重的飛機開始轉回，閃着它們的翅膀，然而已經遲了……在那天空裏，傳出了一排排機槍射擊的咯咯聲。一架轟炸機搖擺了一下，追着，落下去，頭向下地跌了下去，在它後面，拖出了一條黑煙……

（譯自『你偉大的祖國戰爭』）

回憶災荒的民國十八年

雷汀

唉！提起民國十八年來，好我的同志哩，啥個光景，實在說不完，說不盡。

我老漢今年可也活到了六十三啦，啥些風裏來，雨裏去，七災八難的苦日月，那一樣不在我這一副老骨頭裏頭鑽出鑽進過。旁的那些長年月月，都在淚一把汗一把裏挨了過去，喝上兩口照影飯，總算保全了一家人。就民國十八年那個災荒，把我老漢一家人整得稀淒精光，十年挨不過氣來，一直挨到革命以後，才算又慢慢地弄得像家人的樣樣了。

頭一年的臘冬，倒也美美的飄過幾場雪，鄉親們都說：『農人要吃過，九九都下過，來年可定是個好年成，看這幾場白花花的雪。』我說：『雨是地油，雪是地膘，先可別樂在頭裏，還得看看明年春上的雨水再說話。』

可不是，春打六九頭，九九一過，河開了，地解了，吹吹着牛揭地。清明前幾天到也嘩啦啦地下過一場雨，後時就不下了，連陰天都難得見。往天，太陽明個朗朗的，下午夾着砂，刮一陣鬼風。這股硬風，把田裏的泥土越刮越乾，火辣辣的太陽晒，越晒越乾。

開頭，鄉親們還說：『春雨貴如油，慢慢的總會下場把雨的，老天爺不會要咱窮人還把乾骨頭的。』嘴上是這末說，可在心裏呢，誰不是像熬油樣的在煎呢？

麥收三月雨，單怕二月裏，三月裏連雨絲都沒見過一根，看着看着麥就枯萎了，黃個釅釅的，像禿子頭上的頭髮一樣，越來越稀，越來越黃，越來也就越枯萎了。

糜子、穀子、玉米，下不了種，就是下也出不來，鄉親們都鬆了勁，連說話都懶下說了，前莊看見後莊的人，有時候連頭都不點一點，到處跟死了人一樣。

老天也眞是實怪，還沒到芒種哩，倒像是伏天一樣，俗話說：『早起冷，上午晒，後晌刮風眞實怪。』那時候可不就是這樣樣。午上在太陽底裏就像在火裏一樣，莊稼那能不燒死，人還挨不過氣哩。大災荒呀！油胡蘆就到處是，到處飛；蒼蠅也比那一年來得多；晚上點着盞燈，你看吧，那些小甲蟲，綠的、黃的、灰的，拚命向燈光上鑽；大白天，能看得見狼、野狐，拖着尾巴到處竄，拉着聲音像鬼一樣叫。

什麼都毬勢了，四月沒下雨，五月，六月，七月………你道那年到甚時候才下的雨？十月底呀！正正有六個足月沒見過一根雨絲絲，你說怕不怕？

那時候，可也不像現在這世道，莊戶人家誰有斗兒八升的餘糧呢？每年收一顆，吃一顆，租人家地的，每年交租子還不夠哩！一跌了年成，誰家也吃不上米顆顆，只好乾瞪眼，讓自己的肚子儘叫喚。

開頭，年青一些的，還能給人家攬攬工，糊了口還能估弄幾個錢回來，後來，只吃飯，不掙錢，到六月底，你看吧，連工也攬不上了。誰家還有那股餘勁僱別人，還有那口餘糧來養別人。

吃啥？同志！開頭是麥麩子，糜麩糠，雜個估弄的菜葉葉；後時就榆樹皮，灰條條，柳樹皮，苦菜，挖一些嫩草根，苦的，辣的，澀的，只要撐得住肚子都吃，吃得人沒一點勁，吃得人臉孔腫，脖子粗，鼓出眼窩，吃瞎眼睛。就這樣，餓死的人還是常有。有時候，看着啥人幌里幌蕩地走着，搖着腦門，拍一下跌在地上就塞了。娃娃餓死的那可是數不完。我那個孫孫六禿子不就是看着看着他縮縮脖子，挺挺腿沒氣了。

也有吃肉的，狗肉，驢肉，馬肉，羊肉，提起吃羊肉來，我到可給你講講那個吃法，沒錢買鹽，又沒飯，白水煮羊肉，又當菜，又當飯，你吃吧！那股羶氣，開初一碗，大家還搶得吃，吃上三碗就儘想吐，一聞到那味道就發嘔，再也下不了肚子。清早吃一碗，上午一碗，晌午吃一碗，後晌吃一碗，黑裏再吃一碗，不吃不成呀，就這樣吐一口，吃一口的胡日鬼弄。

拉肚子呀！同志，一天到晚就不停的拉，拚命的拉，吃上十來天！你沒拉死，也只能躺着動彈不成了。我那個二兒，大媳婦，大孫孫，不都是拉着拉着前肚皮貼着脊背沒了氣，張家二嬸連腸子都拉了出來，就躺在地裏沒了命。

就是吃的貴，別的倒也便宜，人可是最不値錢，一個大閨女只能換三升穀糠，我那個十歲的小孫女在楊老財家只換了一升半麥麩子，還是叩頭下跪，千好道謝的好難天才弄成的。娃娃白白送給人家的可就多着哩。

其實，現在再談這些幹啥呢？你說，這是對一些那些沒經過災荒的，談到也是對的，俗話說：『打山羊，毴綿羊，教罵小子教姑娘。』總也還有些用處。

今年，到現在還沒下場透雨，眼看着麥子是毬事了，要再不下雨，荒年是成的了。可也正是，現在咱邊區又不是從前的世事，有咱毛主席，有咱共產黨，上下一條心，前天政府裏還叫大家彩兇開了會，要防旱備荒哩，俗話說：『三人合一心，黃土變成金，四人合一心，力大幾千斤。』只要大家來想辦法，來努力，就是眞個荒成了，咱也不怕。

六月五日夜

衛生顧問

問：米糠和麥麩是否有營養價值？

答：有營養價值。據科學家研究，米糠中所含的蛋白質和維他命B都較米仁中所含的多。所以按營養觀點來講，吃米吃麵都不要把糠麩去掉，反而是把營養的成分白白的浪費了。目前政府爲防旱備荒號召把糠麩積存起來，準備荒年時當糧食吃，這也正是因爲米糠和麥麩中都含有營養成分的緣故。

問：辣椒是否有營養價值？吃得太多有沒有害處？

答：辣椒有營養價值。有些科學家分析了辣椒的成分，知道它所含的蛋白質、脂肪和炭水化合物雖然不多，但所含維他命却不少。不論青辣椒或紅辣椒，都含有很多維他命A和C；在新鮮的青椒中，還含有豐富的維他命B。不過乾了的辣椒，各種維他命都損失很多，所以食用以新鮮的爲佳。邊區老鄉們多把辣椒晒乾了磨成粉末作調味料，這對於維他命的損失是很大的。吃適量的辣椒，可以促進消化液的分泌，能刺激消化器的；但若吃得太多，刺激得太利害，反而要妨礙消化，所以吃得太多是不適宜的。至於不應吃有刺激性食物的病人，則不宜吃。

問：維他命G和維他命K是什麼樣的東西？有什麼功用？在什麼食物裏含得較多？

答：維他命G又叫乙種維他命B，它和維他命B不同的地方是抗熱力和抗鹼力很強。我們如果缺少了維他命G，就會得癩皮病，面部、兩手和其他暴露的身體部份，都會皮膚脫落，變成癩皮的狀態。這種維他命在蛋類、肉類、青菜、牛乳中都含得不少。

維他命K是一種像脂肪樣子的物質，有凝血的作用，人體中如果缺少了它，則血漿中凝血酵素減少，往往發出體內出血症。據統計，約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是嬰兒，注射維他命K可以將此病治癒。其他由於黃疸病、慢性的潰瘍性大腸炎、局部小腸炎、腸瘻管以及腸胃病（如腹瀉）等現象時，而引起消化失常及吸收不良，通常膽汁分泌過少，對脂肪吸收困難，因而不喜歡吃脂肪類食物的人，多半是由於缺少維他命K所致。不過缺少這種維他命的人並不多見。據化學家和醫生們研究，維他命K在豬肝和苜蓿做成的糊糊以及腐敗的魚糊裏含得較多，現在維他命K也多從這類物質中提製。它的用途，除去治療上述病症外，還可用來使血壓降低，外科手術上有時也使用。（以上答米脂王勤同志）

問：飯後游泳對消化有沒有影響？

答：剛吃飽飯，不宜游泳。因爲吃飽了飯，血液要向胃部流去，幫助消化食物，如果游泳，血液就分散了，胃部血液不足，就會影響消化，使消化作用遲滯。所以在飯後兩小時之內，是不宜於游泳的。

問：常晒太陽，有些什麼好處？

答：太陽光中有一種紫外光綫，晒到皮膚上，可以使皮膚下面的某種組織產生維他命D，維他命D能夠幫助身體吸收食物中的磷質和鈣質，磷質和鈣質都是骨骼和牙齒所不可缺少的東西。紫外光綫又能夠透入骨髓，使紅血球色素增加，以增強身體抵抗疾病的能力。此外，日光的熱度，又可以使微血管脹大，使血流更通暢，身體吸收養料和排除廢物的工作，得以更順利地進行。因此晒太陽對於全身組織都有很好的影響，肺弱或肺病（只要未到吐血時期）的人，適當地晒太陽是可以增進健康的。（以上答懷珠同志）

『身在曹營心在漢』

華山

「碉堡線上」之八

等到「掃蕩」根據地的「皇軍」倉皇返回平川時，八路軍主力已經安全撤回邊山了。「治安區」和往常一樣，沒有一個「壞人」，「良民」恭恭敬敬的迎接「皇軍」，向那些下鄉「檢舉」的憲兵隊，哭訴他們的遭遇：八路軍把他們存在糧倉的糧食搶光了，家裏的隊伍又不敢出來給「良民」做主。眼巴巴的看着十幾里長的糧車，給八路軍趕進邊山。……

可是老百姓自己會說的，却是另外一種說法。雖然憲兵隊天天進村拷問檢舉，但是關於這次攻勢的故事，却很快的在鐵路沿綫遠近百幾十個村莊中，經常可以聽到類似的幾個傳說：

「八路軍眞是神兵吧！不來時一個也不見，說聲來就到處都來了。」

在他們的心目中，邊山一向是荒涼冷落，走一天路難得碰到三五戶人家的，哪裏是個養兵的地方？可是到了半夜，八路軍却像山洪一樣，順着河溝滾流下來，剎時間把縣城和鐵路都圍定了。當時縣公署正在開「統制糧食委員會」，太原來的日本顧問官說：

「小小的游擊隊的！」話沒說完，一顆砲彈正落在大院裏，會議廳的玻璃窗震的粉碎。把開會的人嚇的不知去向了。縣公署想請示顧問官——找不到；警備隊想請示顧問官——找不到；憲兵隊想請示顧問官——也找不到。趕八路軍完全撤走以後，才看見他灰溜溜的，從誰家的草房鑽出來，滿頭滿身盡是麥稭。……

到底來了多少八路？誰也說不清。反正每個村莊都住有隊伍。那天晚上老百姓熬的稀湯，何止一兩百担，全是雞鍋那樣大的。各村慰勞的烙餅，轉眼間給喝的一乾二淨。可是每個人才分到一小塊，就這樣子，好些隊伍還是沒有吃上。……

白天，老百姓們餓得死死的，得上找不到一個「良民」。趕太陽落山，就不同了；老百姓悄悄伏在門邊，看看八路快到跟前，才忽的打開大門，把他們拖進家裏去。「咱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啊！」一個老頭子對同志們說，「早先的日子是黑地裏不知天明。這會子看咱八路，心裏就有個指望啦！再苦也要熬到盡頭。」他把炕燒得暖暖的，舖上過年用的猩紅大棉毯，吩咐兒孫媳婦安起大鍋，滿滿蒸上五籠雞蛋。

另裏是一個詩書傳家的大戶，孫兒媳婦輕易不到公眾場合露面，現在老頭却高興的點起蠟燭，把一家大小男女老小都叫到跟前：「來吧，你們都看看咱八路是個啥樣。」……他對八路軍說，「別客氣，讓咱們一家人嘛。」……

一個老太婆，忽然歎起氣來。她是一個跛子，因爲三兒子給鬼子捉去當兵，兩年沒有音訊，她就哭壞了。她說：「我還當我這一輩子沒福氣，死了都不到咱八路，是個啥樣呢！讓我摸一摸同志們，像找到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她捏住一個戰士的手，……

有一對新婚不久的小夫婦，半夜裏給村長叫醒。那是八路下山的第三天，村長在門外說：「『皇軍』打咱村過路，趕快起來燒水。」新夫婦正睡的甜蜜，待理不理地說：「這遭不啦！燒掉房子也不起來。」不大一會，村長又跑來敲門，說是警備隊過路，好歹給燒鍋水。這可把新夫婦氣火了，搖着炕給村長說：「我那口鍋早叫挨刀的搗碎啦，還來找我家喝水！」村長第三次跑到新房跟前，急得一股勁直跺脚，悄悄地說：「我的好人，是八路軍要回邊山啦！人家辛苦三天，臨走還不叫喝口水？」新郎沒來得及點燈，披件棉襖就打開房門，衣服也穿好了。可是八路軍已經過去了，新娘子，也穿好了，把隊伍追上，無論如何要他們喝一口再走。不久，五里地，新娘才把風箱拉的忽刺刺直響。新郎挑着水趕了上，拉着小脚，喝呼呼的提來一桶開水。……

八路軍臨走那天，司令部來了個推車的老漢，說是給同志們送禮的，車上堆滿花生、紅棗，還有一隻鼓囊囊的大麻袋。八路軍知道敵佔區老百姓苦，實在不肯收下。那老漢滿心誠意的送來，那裏肯白跑一趟！他一面走向車子，一面摸着鬍子說：「小意思，不過是些土貨。」隨手解開麻袋，却是一個活人。

原來他是便衣隊的「黑狗」，在邊山給民兵打散，獨個跑回「治安區」，躲到老漢家裏。跑回城裏去吧？到處都是八路軍，不逃吧，叫搜出來又咋辦呢？想來想去，他終於答應給老漢一萬塊錢，叫他打扮成個走親戚的模樣，把自己裝在麻袋裏，用車子送出八路軍的警戒綫。他知道八路軍對老百姓好，一路上果然平安無事。却沒有想到：「治安區」的老百姓「良心大大的壞了」，不希罕這筆洋財，却把他當做「禮物」，白白送給八路軍。……

有兩個年輕的姑嫂，向來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自從八路軍打到平川以後，也私下比劃着手勢，談着終身大事。小姑子說：「跟上這個吧，光景苦是苦，吃穿用，就是不能到頭，跟上這個呢，倒是不愁，却落得住着久失妻。」——原來，在敵佔區，老百姓常常用大姆指和食指說話的：把牠們扣成個圈圈，就是日本軍隊；伸開來成個「八」字，就是八路軍了。

「從到平川地是這個的天下，把咱箍的透不過氣來」……現在箍不住啦！東山把牠這末一扳，西山又把牠這末一扳，扳成另一個手勢——「平川就成了這個的！」一隻手把姆指和食指往外一扳，——「廟上還有這個，樓裏有這個，到處都有這個。只是上面一聲號令，管保全都明着幹！」

老百姓家裏很歡喜供着一張關公像。我們臨離開鐵路綫的時候，主人家指着牆上那紅臉赤心的山西古人說：「回去給總司令說，咱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啊！反攻時別忘了先給咱捎個信，年紀大啦，旁的事情做不了，總可出個十來八石反攻糧！」

（「碉堡線上」全文完）